

鐵傘先生續集

塵中雁

鄭證因著



鄭證因著

長篇武俠小說

雲中雁

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34 8742B

武俠小說

雲 中 雁

下 冊

第五章 沉寃昭雪降珠恩荒園再較技……………一

第六章 淫賊成擒犯天牢鏽兇再漏網……………二二

第七章 徒僧寄柬連山莊誘敵上金鈎……………四二

第八章 果報分明覺明僧血濺張家口……………六六

技擊長
篇小說

雲中雁

續集

鄭證因著
吳志學修

第五章

沉寃昭雪降珠恩荒園再較技

鐵傘先生痛恨覺明和尚乘危暗施毒手，自己險些當時死於他掌下，焉肯善罷干休，和他誓難兩立，此時可留了意，注意到他脚下起落之式，因為他逃出去的道路，明明不能走，他却依然在上面輕點巧縱，定是有取巧的地方，鐵傘先生見多識廣，稍一注視之間，已經恍然大悟，趕情活報廳覺明和尚，從這已變成翻板的地板上，用脚尖輕點，每一方翻板的中軸，這可仗着他對於羅漢堂中一切熟習，好在這種取巧着脚有一定的尺寸，只要一起一落往前趕着，就是脚尖稍微點得偏一些，可是接迎中軸的地方，也比較着能吃力，鐵傘先生是照樣飛身縱起按着他的步眼，跟踪趕了出來，可是鐵傘先生此時沒有覺明和尚脚底下快了，他闖出羅漢堂先前本是安着惡念，就是羅漢堂中不能把鐵傘先生置之死地，出了羅漢堂他也依然不肯放過鐵傘先生，因為他本身在少林派中，就算是一敗塗地了，可是經過羅漢堂中神座後面那聲斷喝，覺明

和尚聽着像是本寺掌教方丈的口聲，自己在少林派地位雖然高，可是在蒲田大碑山少林總寺，已是待罪之身，現在自己就算是犯了重大的門規，違反少林十戒律，掌教方丈親自出動，在武功上決不是他的對手，在勢力上他能够處置自己，至多是完畢之後，他向福建少林寺自行請罪，可是自己先毀在他手內，光棍不吃眼前虧，覺明和尚安心是先逃出少林寺，和鐵傘先生的事，離開少林寺再講，所以他闖出羅漢堂毫不停留，飛身縱上東牆頭，向寺外逃去，鐵傘先生雖則跟踪趕出來，因為被他掌力震的自己憑着四十餘年內家調氣練神的功夫，把瘀血制止住，到此時覺明和尚既然安心逃走，自己那還敢再逃，監院等也同時趕到，鐵傘先生把胸頭這口瘀血噴了出來，仗着他混元一氣劈空掌沒打實了，自己的內功尚還可以抵禦，所以瘀血噴出之後，照常可以行動，只要跟着再服下本門祕製的九轉還魂丹，就無有妨礙了，監院法天大師急於追趕覺明和尚，想不叫這敗壞本門戒律，觸犯十大戒條的覺明和尚逃出手去，好對於武當派作謝罪之舉，所以令鐵傘先生直接够奔大雄寶殿，鐵傘先生這才帶着義子雲中雁程繼志，從羅漢堂前轉出角門，草草的把個人經過告訴了程繼志，程繼志聽到師父羅漢堂中九死一生，危險的情形，真叫人不寒而慄。

這時鐵傘先生和程繼志已走到前進的盡頭，從南邊轉角處有兩名手執紗燈的僧人迎了過來，來到近前手打問訊，說了聲：「奉掌教方丈之命請武當派掌門人，大雄寶殿一談。」翁大俠答了聲：「有勞大和尚了

。這兩名僧人轉身引路，鐵傘先生跟程繼志跟隨這兩名僧人，往南走出不遠，再往東轉過一道角門，耳中聽得鐘鳴鼓響，已到了大雄寶殿的這道大院落內，往北一轉，在迎面座北向南的大雄寶殿，八扇朱紅格扇，已經敞開，裏面的羊角燈完全燃起，靠迎面的高大神案上，佛燈紅燭，全燃着了，香氣氤氳，祥雲繚繞，在月台上站定了十六名僧人。雁翅排開，全是灰色僧袍，大紅偏衫，灰鞋白襪，每人手中拿着法器，肅然佇立，靠格扇門裏，也是兩排僧人，全帶着僧帽，身披大紅袈裟，東西站立，在神座前站立着一位頭戴五佛冠，身披着滿繡陀羅經的袈裟，黃僧帽，白襪僧鞋，項間掛着一串牟尼珠，手中捻着一串十八子的佛珠，他面前有兩位年歲很大的僧人，似來聽候吩咐什麼話，可是這時鐵傘先生被引領着已到了月台前，忽然見臉向裏的僧人一轉身，飛縱出大殿，往月台上一落，又復騰身而起，從月台上已經竄到東配殿前，再一騰身，已經竄上了配殿屋頂，如飛而去，鐵傘先生看到這種佛門中莊嚴蕭穆的景象，自己也是平心靜氣，隨着兩位僧人走上月台。這時一陣鐘鼓響，迎面掌教方丈竟迎了出來，鐵傘先生帶着程繼志也緊走了幾步，到了老方丈面前，鐵傘先生深深一拜說道：「弟子翁白水叩見少林方丈，爲方丈祝福。」這位掌教方丈，合十答禮道：「翁大俠不要多禮，老衲掌少林寺不能約束門下弟子，致使他們紊亂清規，有玷佛門，實在叫翁大俠見笑，老衲只有向福建少林掌教那裏自行請罪，現在請翁大俠到大雄寶殿裏去，客老

衲在佛前略表私衷，翁大俠裏請！」鐵傘先生跟隨着老方丈往殿中走來，這時殿中值殿的僧人，早把香燭點起，老方丈親自上香營，叩拜如儀，然後起身退立一旁，鐵傘先生雖則是武當派的門下，跟少林派門戶不同，可是見佛不能不拜，自己也趕緊向前行了禮，程繼志隨在身後，也跟着叩拜，師徒二人站起來，這時老方丈却向鐵傘先生說道：「大俠此次覺明和尚以少林寺有地位的僧人，他蒙佛祖慈悲，已經收徒傳道，不料他逞一時的意氣，把少林的清名置於不顧，更不守佛門的清規，私自行動，自己親傳的弟子，在外造了無邊殺孽，他不能本着門規去處治，也還罷了，他反倒助紂爲虐，把這兩個惡徒帶到寺中，老衲難脫失察之咎，現在本座唯有自行請罪，那覺明和尚也要把他追回來，以少林派十戒來懲治他，尙望翁大俠能够恕過老衲一切才好。」鐵傘先生見這位老方丈深明大義，絲毫不袒護他門下弟子，這樣對待自己，反到自己無話可說，鐵傘先生方要答話間，突然大殿外值殿的僧人起了一陣驚呼之聲，這時老方丈喝問道：「外邊什麼人喧嘩？」殿外的僧人還沒答話，突然從西邊有一位僧人竄上月台，左臂一抖，把他肋下所挾的一人捧在月台上，這僧人竟竄進殿門裏邊，值殿的僧人全驚疑却步，可是所來的僧人竟自往當中一跪，叩頭說道：「待罪弟子覺性，向掌教方丈請罪！」老方丈向前緊走了兩步，俯身把這和尚攙起，口中說道：「師弟你有話好好的講！何必這樣，師弟你對於少林派是有功之臣，今夜這種舉動，本座實在不明究竟

。「這時那僧人站起來，先向鐵傘先生合十行禮道：「翁大俠竟能光臨敝寺，貧僧實在羞與相見，貧僧無德收錄了不成才的徒弟，爲害江湖，貧僧不能管教於前，更不能懲罰於事後，我那覺明師兄更是挾一己私見把這場事弄得一片腥風血雨，貧僧趕到這裏，却遇到了管澄波跟李兆豐逃出寺去，弟子動手捉拿，那管澄波竟竄入林中，只把叛徒李兆豐擒回來。這時守戒堂的兩名弟子趕到，才知這這兩個孽障業已先後被擒，竟在戒堂斷索逞凶，打傷了兩個同門逃出寺去，弟子因爲李兆豐是罪魁禍首，只好先把他帶回寺來，親自向掌教長老面前請罪。」鐵傘先生忙答道：「這是禪師的慈悲，我翁白水這次冒犯少林寺，也有失禮之處，事非得已，更因爲覺明和尚爲少林寺有道高僧，武林中久震俠名，所以我翁白水對於他那敢冒昧動手，唯有跟到少林寺一查究竟，那時覺明和尚不顧一切，竟在本寺中施展辣手，把我誘進羅漢堂。我險些喪命在羅漢堂內，如今竟蒙老方丈和老禪師體佛祖慈悲之念，主持正義，翁白水感激不盡，此後一切事翁白水願聽憑老方丈指示辦理，翁某決無異言。」這時老方丈却向這位覺性和和尚說道：「師弟那鐵掌李兆豐是你親傳的弟子，他竟在天津縣做了那麼大的罪孽，人神共憤，天地難容，師弟你也難免誤傳惡徒，失於管教之罪，覺明師弟這次回到寺中，本座未能立時察明他一切，以至險些把翁大俠失陷在羅漢堂內，此次的事，只有稟明了主教那裏，聽候處治便了。」此時老方丈却請翁大俠到禪房中一敘，鐵傘先生回頭看了看，

見雅和還沒有回來，聽程繼志報告自己，他是追那管澄波離開了少林寺，可是如今李兆豐已被覺性和尙擒回，他依然沒有回來，此時不便隱瞞，遂向老方丈說道：「老方丈、翁白水此次入寺，尙有一個徒弟爲了跟追那管澄波，現在他仍然沒回來，待在下先把他找回來，再和方丈細談吧！」老方丈說道：「翁大俠不用耽心，本寺中監院的已然出寺追趕，令徒決不會有失閃。」老方丈話未落聲，監院大師已然返回來，可是進了大雄寶殿，面無血色，神情十分狼狽，老方丈忙問道：「師弟你難道受了傷麼？」監院忙答道：「本座奉命追趕覺明，直追到東山口，不料翁大俠的大弟子已和覺明在山道上動上手，是我向前宣佈門規，不料覺明竟自羞惱成怒，反臉成仇，翁大俠的弟子雅和傷在他的掌下，他竟要逃出嵩山，是我阻攔之下，勸起手來，覺明竟敢下絕情施毒手，我因爲倉猝間去追趕他，身邊沒有兵刃和暗器。我竟幾乎死在他方便鏢下，只好任他逃出嵩山，我只好把翁大俠的弟子雅和帶回寺來，交到悟元師弟那裏，給他治療傷痕，本座這才到大雄寶殿這裏，向方丈面前請罪。」老方丈聽到監院這番話，不由十分憤怒，監院又說道：「我想不到覺明竟會這樣走入迷途，自甘暴棄，他放着光明的道路不走，自取毀滅之途，我恐怕他不陷身地獄中不易醒悟了」。老方丈道：「翁大俠令徒雅和被他掌力所傷，覺明手法很重，我們快去看看，令徒尙有不測，老衲愈發無以自贖了。」鐵傘先生忙說道：「老方丈不必担心，小徒總有不測，那也算命裏該當，爲

師門盡力所得的結果。雖死猶生，在下決不能對老方丈有絲毫怨言，不過對於覺明和尚這筆賬一定得算了。」老方丈口念「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跟着問覺性禪師說道：「師弟你看佛門中的五戒，我們應該如何遵守？只要不能勉力修行，身犯一戒，如同魔火燒身，覺明師弟一念之差，造成了無邊罪孽，冤怨相報，恐怕宿世難消，我們身為佛門弟子的，更要引為深戒？」覺性和尚點頭嘆息，老方丈引領着大家一同走出大雄寶殿，老方丈却向監院的問道：「翁大俠的高徒，現在那裏？」監院的答道：「現在悟元師弟禪房中？」老方丈下了月台之後，往東邊配殿旁一道月亮門走來，出了月亮門，往北轉過來，走出不遠，路東有一座禪院，門外正有兩名僧人站立，一見掌教方丈到來，這兩名僧人趕緊飛報進去，老方丈等到了禪院門前，只見悟元和尙已經從裏迎了出來，合十行禮，老方丈忙問道：「師弟，翁大俠的令徒現在怎麼樣了？」悟元禪師忙答道：「覺明師兄，竟自這麼倒行逆施，對於武當派的門下，竟下這種毒手，他以鐵沙掌的掌力，震傷了這位雅和施主的「雲台穴」，幸而是手法，還沒有打實了，更救治的早，大約還不至於出什麼危險。」老方丈聽悟元禪師這麼報告，十分驚心，又聽到悟元禪師說到沒有大危險，暗自念佛，因為雅和是武當派的繼承衣鉢人，倘若死在覺明的手下，鐵傘先生不是好惹的人，他焉能善罷甘休，恐怕少林門戶中，無窮禍患，從他一人身上起了！老方丈向鐵傘先生讓了一聲：「翁大俠裏請，」可不等翁大俠答話

，立刻走進禪院中，靠北面的禪房門口已經有僧人把門拉開，老方丈陪着鐵傘先生走進禪房，程繼志跟在身後，也是提心吊胆，生恐怕師兄傷勢過重，再落了什麼殘疾，那真是終身之痛，這時見禪房燈火輝煌，悟元禪師搶到頭裏，把裏間的門帘打起，老方丈等這一般人，全走進裏面，只見北牆下的禪床上，躺定了大力神雍和，面如白紙，閉着眼，抱頭起伏，鐵傘先生趕忙走近前來，招呼了聲：「雍和。」雍和倦眼微睜，看見師傅到了面前，嘶啞的聲音說道：「師傅，弟子無能，貽羞門戶，弟子太對不住師傅了。」鐵傘先生把雍和的左手拉起，暗中掙住，他的脈門，嘆息着說道：「雍和不要講這些話，你現在覺得怎樣？傷勢的輕重，你應該明白，不要怕我着急，反倒自誤，你應該知道，師傅還有救你之術。」大力神雍和點點頭顫聲答道：「弟子因為月下無名管澄波安心圖逃，弟子跟緩下去，想不到在山道口竟遇上了活潑應明和尚，那管澄波竟在他師父追到之下，依然是絲毫不懼的和弟子拚命動手，弟子那時已經說破管澄波有背師逃走之心，可是那覺明和尚竟自倒行逆施，甘心作少林之罪人，竟跟他那作惡的弟子合力對付自己，弟子那會是他的敵手，以致被那覺明和尚左掌打傷，弟子能够現在徼倖保全性命，全仗着監院趕到，覺明和尚急於帶着他徒弟逃走，若不時此時已然死在方便鉢下。」這時不止於鐵傘先生怒憤填胸，就連少林派這幾位高僧，也覺得少林寺出此敗類，實為門戶之玷。鐵傘先生此時倒不便說什麼，因為嵩山掌教方丈，已

經在佛前發下宏願，要爲少林寺清理門戶，自己趕緊把大力神雍和的傷勢露出來。查看了一番，知道是動手時活報應覺明和尚用方便鏟跟雍和力戰之下，雍和輸招在方便鏟下，在翻身撤退，背後被他左掌擊傷，這種力量差的多了，若不然恐怕雍和總然不死，也得終身殘廢，自己趕緊用武當派獨傳的手術推拿法，把傷處的瘀血完全給他撤開，傷處滿敷上藥，內服九轉返魂砂，把藥用完之後，囑咐雍和在這禪房中靜養，只要三天的工夫，就可以保全得不致於落什麼殘疾了，更囑咐雍和儘管安心在這裏養傷，這是佛門善地，老師傅等全是慈悲爲本，不要說你還是被覺明和尚所傷，就是一個平常香客，老師傅們也一樣收留給治療養傷，爲師的不能在這裏久留，要帶着程繼志，陸劍塵追趕那覺明和尚跟管澄波。不把他擒獲，我武當派也就從此把門戶封閉，爲師倘若一時不能回來，你的傷痕經過二十一天之後，就可以行動如常，你可以趕回天津縣，在那裏等候，好報告周傑老鏢師提防着官家催問程繼志問案的事，雍和一一答應着。這時這位老方丈對於此番覺明和尚竟敢這麼背叛少林十條戒律，袒護惡徒，不服少林派的家法，私自離開少林寺遠走高飛，實在是少林寺開派以來奇恥大辱，所以老方丈十分震怒，非要把覺明和尚師徒擒回來以門規處理，和鐵傘先生商量之下，請鐵傘先生隨同本寺派出去四位高僧，一同搜索追捕這兩個惡師徒，並且老方丈傳知嵩山少林寺的衆僧，及所有隸屬少林派門下，散居各處的僧俗弟子一體協助訪查那覺明和尚的下落

，這樣一來，諒他難逃出手去了。但是他離開嵩山少林寺之後，正如大海撈針，恐怕不易追捕搜索，不過這覺明和尚決難隱匿行踪，除非他逃出中國的版圖，任憑他逍遙法外，只要他流落江湖中，到處裏有他們蹟象可尋，老方丈更把這件事情稟明了福建莆田少林寺教長那裏，以南北兩宗之力，對付那覺明和尚，總可以把他擒回座下，明正少林宗法，把那作惡的管澄波交到官家處理，鐵傘先生對於老方丈這種辦法，固然是十分感激，不過自己決不願意和少林僧一路同行，自己願意隱匿行踪，暗地訪查，跟蹤跡跡反例易於追捕，老方丈因為鐵傘先生是武當派的掌門人，遂也答應了鐵傘先生的請求，本寺中自行派人下尋，只要覺明和尚擒獲，除了依沙門戒律處治之後，定把他們解赴天津縣歸案，鐵傘先生謝過了老方丈成全之德，更殷殷的託付雍和在寺中招撥，全仗着老方丈的慈悲，老方丈十分抱歉的對於大力神雍和的安全，一力擔任，鐵傘先生立刻辭別了老方丈離了少林寺，帶着程繼志陸劍塵先行回到登封縣店房中，稍微歇息了半日，鐵傘先生向陸劍塵程繼志說道：「此番入少林寺雖則未能把這案辦出結果來，總算是真象已明，少林派已然承認他本派中出了這種收類，雖然覺明師徒逃走，到現在總算是不致於再引起意外的波瀾，武當少林兩派不致引起門戶之爭，實在是萬幸，可是程繼志的懸案未消，那鐵掌李兆豐被囚禁在少林寺中，只有等候把管澄波擒獲之後，同時交案完案，只是既在下手追捕覺明師徒，倒頗費一番手脚了，他逃出嵩山之

後，我想他決不會再往河北走，以我推測，他定然要趕緊離開關中地面，那覺明和尚雖然現在落到這般結果，他那種驕狂自恃的性情，決不會改變。只有趕緊從登封縣起身，趕奔關中，沿途上只要不耽誤，我們或許能追趕上他，所以我想要在今日晚間立刻起身，我們盡一夜之力，緊趕下去，陸師傅以為如何？」陸劍塵道：「翁老師說的極是，覺明和尚現在雖然不容於少林寺的方丈，離開嵩山，他倚着一身本領，決不把我們放在眼內，我們若是跟踪蹤跡，緊趕下去，或者不致於叫他逃出手去！就依翁老師的主張，今夜先趕一程」彼此商量好，在黃昏之後，算清店賬，立刻離開登封縣城。從登封縣是奔受鄉縣，趕奔潼關，那是一個要路，鐵傘先生的心意，他師徒決不敢在河南省境內停留，所以要走他的先步，因為潼關正是個要路，他無論如何越不過那裏去，鐵傘先生帶着陸劍塵，程繼志施展開夜行術的功夫，盡一夜之力，中途略事歇息，天拂曉時，已到了閩鄉縣。翁大俠等在縣城中打過尖，略微歇息一下，由閩鄉縣起身雇了三匹脚程，要在當天趕到潼關，這一路上緊走把勞累全忘掉，因為若容覺明和尚師徒出了潼關，一入陝西境，就不容易緝捕他師徒了。在中午之後，到了桃林驛，在這裏得換脚程，翁大俠等遂在一個野茶館裏歇息一下，陸劍塵無意中和這賣茶人敘談閒話，遂問起覺明和尚師徒的蹤跡，因為覺明和尚那種相貌，無論到了什麼地方，叫人看着扎眼，所以也容易被人注目，這個賣茶的竟自說出在中午前，果然有這麼兩個人從

桃林驛的鎮甸上經過，不過沒在茶館這裏停留，因為這師徒兩人路經門前時，這裏吃茶的人看到和尚那柄方便鏟，沒有不驚懼的，因為覺明和尚的方便鏟，任何人也看出是拿它作兇器，鐵傘先生得到了覺明和尚的踪跡，認為他並沒走遠，若是緊趕下去，不致於讓他逃出潼關，不敢耽擱，立刻從這裏起身，帶着陸劍塵，雲中雁程繼志又緊趕了一程，可是路途上又問不出他的踪跡來，在日色西沉時，到了一個小驛鎮，名叫桑疏驛，這裏距離潼關還有八十多里，可是正是一個大站，鐵傘先生和陸劍塵一商量說道：「我們索性在這裏歇息半夜，不等天明，五更左右立刻起身，盡一夜間趕到那潼關附近，我們能在那裏堵上他，固然好，不然的話，他到了華陰縣境內，也必然耽擱，我們在那裏再仔細搜尋一下，定能得到他的踪跡，陸師父你看怎麼樣？」陸劍塵道：「桃林驛既已見着他的踪跡，我們這一站走的不算慢，這凶僧果然奔潼關，必然也經過這裏，可是這個小驛站，只有這一家福星客店，再沒有投宿之所，我認為他或者是在附近一帶荒僻的地方，野廟叢林中隱身，不肯到這種雜亂的地方來，我們今夜何妨搜尋一下。」鐵傘先生道：「這一帶人地生疎，不容易下手，反不如檢那個咽喉要路去等他，比較着有把握，鐵傘先生是認定了他非出潼關不可，所以反不願意在這一帶多耽擱，遂在店中用過晚飯之後，這個小鎮甸上沒有多少商家買賣，到了起更之後，街上已經冷冷清清，有幾家賣食物店也全上板歇息，只有靠驛鎮口上那個門庭冷落的驛館門前，

兩支官銜燈發着昏黃暗淡之光，陸劍塵在起更後，悄悄出來，在驛鎮上轉了一週，回轉福星店內，這小客店沒有多少房間，鐵傘先生所住的是東廂房靠裏邊的兩間通連着，因為他們是三個人，這屋中只有一鋪土炕，鐵傘先生每夜必要調息養神，陸劍塵和程繼志全是合衣而臥，靠着裏邊躺下，鐵傘先生在屋中轉了幾週，坐在靠窗的炕邊上，盤膝打坐，調節呼吸，約摸外面已經交了三更，功夫用完之後，因為連夜勞乏也要歇息一下，方躺在靠窗這邊，頭向裏側着身正對着前窗，屋中的一盞油燈，已經撥得留了一點微光，屋中不過略辨形狀，鐵傘先生正在朦朧之間，耳中聽得屋頂上似有微聲，這頂棚裏面簌簌似有灰塵下落，因為這種小驛鎮的店房，房間十分簡陋，微有響動不足為奇，鐵傘先生仍然是在沉沉欲睡中，可是靠窗前突然發出簌簌之聲，鐵傘先生矍然驚醒，這決不致聽錯了，窗外分明有人，挺身坐起，屏息靜聽，可是又寂靜下來，鐵傘先生認為決不致於辨查錯了，剛要下地，到門首看一看，身形往前一俯，紙窗那裏的一聲，一支鏢打進來，鐵傘先生若不是向前低頭，這支鏢定然打在左肩膀上，鐵傘先生立刻腳底下用力，一按土炕，身形騰起，那支鏢正打在裏面牆上，陸劍塵，程繼志全被這鏢聲驚醒，鐵傘先生已然把鐵傘抓到手中，到了門前輕輕把兩扇板門開了，把風門推開一線，斜身向窗前一帶查看時，窗前依然寂靜無人，鐵傘先生把風門一推，脚下輕輕一點，已經騰身竄了出去，陸劍塵和程繼志也全跟蹤趕到，外面這店房各屋中

全是黑沉沉，客人們已入了夢鄉，鐵傘先生騰身一縱，竄到正房的屋頂，向自己所住的廂房查看時，屋頂上也是毫無形跡，鐵傘先生從正房的屋頂上繞過來，竄廂房後坡，腳點屋頂，飛撲這店房西邊廂房後，只是一段夾道，緊靠着西牆，鐵傘先生已經落到西牆頭，脚下還沒站穩，突然從西南角這邊又是一鏢打過來，這一鏢奔自己右肋打到，鐵傘先生微一擰身，用鐵傘輕輕一拂，把這支鏢打落下面，這時陸劍塵，程繼志也從對面廂房轉過來，鐵傘先生用掌中鐵傘向兩人一指，叫他們從前面翻過去搜尋，鐵傘先生却從西牆頭輕登巧縱直奔店房的西南角，這一帶全是民房，往南去就是街道，順着民房上搜尋過來，發覺暗算的人居然身形這麼快，踪跡渺然，鐵傘先生身形不停，順着一帶民房上往東圍過來，這鎮甸沒有多大，只不過一箭地遠，已經到了鎮口，眼中忽然望到靠鎮口外曠野中，分明有一條黑影直撲東北，前面黑壓壓有一片叢林，鐵傘先生遂一飄身落到鎮甸外，右手一提長衫，身軀往下一矮，直撲那條黑影追了下來，鐵傘先生望到他時，和他相隔着有十餘丈遠，此時一陣緊追，相隔還有五六丈，鐵傘先生厲聲喝叱道：「鼠輩！既敢在老夫面前賣弄手法，爲什麼不停留！和老夫較量一番」。鐵傘先生喝叱中，他並不答話，看出他最直奔那片叢林有逃走之意，鐵傘先生怒叱一聲：「我看你往那裏逃」？脚下暗中用力，施展開「八步趕蟾」的輕身絕技，身形起落，似箭離絃，猛撲了上去，這人突然轉身向鐵傘先生喝叱道：「翁白冰你不要張狂！

我既然敢到桑麻驛，去找你，那能逃走？有本領的同和找到這眼前的墓地中有人和你算賬」他這一停身發話，鐵傘先生已然看出正是從少林寺逃出來的月下無踪管澄波。鐵傘先生哈哈一笑道：「淫徒你好大胆！你居然還敢在這裏停留！難道那覺明和尚也在這裏？老夫正願意找他算算我們這本賬」。月下無踪管澄波一轉身，騰身竄進叢林內，鐵傘先生毫不遲疑，穿着松柏林跟了進來，裏面原來是一家富室的墓地，在樹林後面一段五尺多高的花牆子，管澄波已經騰身竄上牆頭，鐵傘先生本可以追上他動手，因為他既然說出這裏，尚有人等待自己，鐵傘先生也願意找到那覺明和尚和他一決生死，跟踪而上，竄上花牆子，管澄波已經順着當中一條甬路直撲後面，再往後走出一箇多地，鐵傘先生就叫藝高人胆大，這裏樹木很多，濃蔭蔽空，極容易遭到暗算，鐵傘先生仗着掌中這支鐵傘，毫無所懼，跟踪往裏面闖來，裏面尚有一道重門，月下無踪管澄波已經飛縱入裏面，鐵傘先生跟蹤而進，這裏邊地方很大，從這二道短牆內起，兩邊排着石人石馬，在十幾丈外，正面就是那白石製成的祭台，在那祭台前站定的却是那已經走入歧途，甘心趨於毀滅的少林僧覺明和尚，鐵傘先生把脚步放慢了，一抱拳遠遠的打招呼道：「大和尚翁某想不到禪師你竟肯在這裏暫駐仙蹤，這倒是我翁白水想不到事，很好！這倒是見禪師不同凡俗，以後我們的事也正該作了正式的評斷，牽纏不了幾時方休，禪師你究竟作何打算？翁白水願聞你的法諭」，覺明和尚此時面色沉着，

提着那條方便鎗，帶着騰騰殺氣，右手一打問訊說聲：「翁白水你來的很好！我本想和你早早放手，饒過你師徒的性命，我師徒決不再回少林寺，要在少林派以外，另創一家，可是你苦纏不休，我怎好不慈悲你？」鐵傘先生哼了一聲道：「覺明禪師，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何況禪師你是少林寺有修爲的高僧，現在你竟這麼甘心趨於毀滅、任憑別人苦口婆心相勸，也無法挽回，禪師你爲了這兩個惡魔，竟自不顧一切，事到今日我翁白水更犯不上多費唇舌，你想把這作惡多端的管澄波帶着一走，那是妄想了。天津縣那裏撐着那條命案，他若不到案，怎樣收拾，我門下大弟子雅和更被老禪師所傷，生死不保，翁某掌着武當派的門戶豈能善罷甘休，老和尚你到今日決沒有絲毫悔悟之意，叫我翁白水也無可如何，既然仍要以武力分強弱，那麼咱們何妨一決雌雄」，那活禪應覺明和尚他不過是強辭奪理，到這種時候，還有什麼說的，把方便鎗一擺，向鐵傘先生喝叱道：「翁白水你未免逼人太甚，難道老禪師真個怕你不成。」把手中的方便鎗往起一揚，嘩楞楞鎗頭下銅環振動，他已經亮開式子「舉火燒天」式，鐵傘先生到此時也只有一亮式，把鐵傘往自己面前斜着一橫，依然不失武林動手的禮節，右手往鐵傘上搭，口中說了個「請字！」兩下裏各自把門戶亮開，活禪應覺明和尚猛然往起一騰身，竟自欺敵直進，身形縱過來，方便鎗攔頭蓋頂向鐵傘先生便砸，鐵傘先生見他鎗到，往旁一撤身，掌中鐵傘往外一展，向覺明和尚的右腕子上便點，覺明和尚撒鎗頭現鎗

尾、月牙刀子向鐵傘先生胸前便刺，鐵傘先生把這支鐵傘從上往後圈回來，猛然從自己身右側往起一翻，向月刃子上便綳，覺明和尚一帶後把，右腳往後一滑，鏟頭原本在右肩頭後，探着身軀，猛然一轉，從右往後半轉身，方便鏟頭反向鐵傘先生的右肋上戳來，鐵傘先生左腳斜往前一上步，右腳一提，左手成掌式，往外一推，右手的鐵傘「大鵬展翅」，猛然往右一撞，向鏟頭上便綳，噹的一聲，兩下裏碰個正着，覺明和尚的方便鏟被綳出三尺，鐵傘先生的掌中鐵傘也被震回，這兩下裏功力悉敵，各自抽招換勢，兩下裏各把一身的本領施展開，活報應覺明和尚此番和鐵傘先生動手，他安心要一拚生死，決不願再把今夜這個機會錯過了，他這條方便鏟上用足了力量，這一百二十八招蕩蕩鏟，真有無窮的威力，一招一式，鏟身上帶着風聲，鐵傘先生也把武當派的絕傳本領施展出來，這支傘變化神奇，虛實莫測，夾着二十六式打穴，也是檢覺明和尚致命處下手，兩下裏誰也不想再留誰，雲中雁程繼志和陸劍塵一旁看着翁大俠這種動手的情形，全是驚人駭目，這兩下一搭上手，就是三十餘招，覺明和尚把方便鏟的招術盡量施展出來，只是不能取勝，不過一時間還不致於敗在鐵傘先生的手裏，兩下裏正在纏戰不休之間，活報應覺明和尚猛然把鏟招一緊，用蓮環三式，把鐵傘先生逼迫得稍往後退，他忽然虛點一鏟往外一騰，已經飛縱上西面白玉石的祭台，鐵傘先生見戰勝負未分，遽然退走，明知他是暗懷惡念，自己焉肯在這種地方示弱於他，身形往下

一矮，左脚尖一點地，騰身縱起，緊追過來，可是這時月下無踪管澄波在覺明和尚往外一撒身時，他已經也一轉身騰身縱起，竄到裏面這座高大坟墓的後面，鏢師陸劍塵跟程繼志這時可不能再袖手旁觀了。這爺兩個各自亮劍，一左一右飛縱過來，覺明和尚往那祭台上一落，他的方便鏟却倒托在左跨後，半斜着身軀，向這邊喝叱道：「翁白水，何必趕盡殺絕，自趨死路，老衲要在前途等你。」身隨聲起，在祭台上一點，已經如飛鳥凌空，往那座高大的坟墓頂子上一落，鐵傘先生這時可到了祭台上面，那活報應覺明和尚竟在坟頂子上往右微一斜身，頭臂向後一甩，鐵傘先生身形已在要縱起的一刹那，見覺明和尚肩頭一擰，已經把暗器就要發出，把往外縱的勢子，趕忙往回一縮，那覺明和尚在一揚手之間，一連三粒鐵菩提，脫手打出，如同品字形，奔鐵傘先生的面門，左右肋，鐵傘先生這一收住式沒縱起來，掌中鐵傘立時發揮了威力，只微微的往左一斜身，奔面門這粒鐵菩提已經打空，往身後落去，掌中鐵傘從胸前，往右一揮，把奔兩肋這兩粒鐵菩提也磕飛，鐵傘先生在這種情勢下，竟自絲毫不肯遲延，脚下用力一點祭台，一個「海燕穿波」式，身軀沒起多高，向這座坟墓前撲去，自己可是留了防備他暗器的餘地，沒敢往高處縱，可是那活報應覺明和尚三粒鐵菩提打空之下，鐵傘先生身形這一往外縱，第二次他掌中扣了四粒鐵菩提，一振腕子用三陰掌打出第一粒鐵菩提，這粒勢子，就是反着手掌從左肋下甩出，這種打法，全憑功夫，全憑腕力，

在黑暗中相隔稍遠，你就看不出他是發暗器。鐵傘先生縱出來時，鐵傘斜壓在胸前，在鐵傘先生的身形縱到祭台和坟墓的中途，這裏鐵菩提已然奔胸口打到，身形沒落地，極不容易運用手底下的功夫，可是在這時鐵傘先生竟自用力的把肩頭向左一甩，掌中鐵傘却向右甩出，腳底下因為沒有憑藉，可退不出多遠來，鐵菩提被鐵傘崩落，身軀向左橫退出二三尺，左腳尙沒找準了地，活報應覺明尙在這時他身形依然沒撤下坟墓，居然三次振臂，這一掌又是四粒，用三星趕月的手法，第一粒奔鐵傘先生的左肩井，他正是爲了封住鐵傘先生不能夠左閃，果然鐵傘先生腳下略一沾地，鐵菩提到，往右一擡肩，這三粒鐵菩提已經同時打到，却仍然是奔左肩井和右肩井和小腹，這一掌暗器發得爲少林派，鐵菩提中的絕技，鐵菩提發出雖有前後，趕到打到時，竟是同時，這種暗器最難躲的是錯非是左右縱身，能够把身形騰起，因爲鐵菩提這種暗器，顆粒小，分量重，再加上使用暗器的人，手底下有精純的造就，暗器打出來，勁疾異常，鐵傘先生腳一沾地，左肩頭這顆鐵菩提到時，果然是左脚找地，向右一撤，這三粒鐵菩提提跟蹤而至，容不開你腳下用力，縱身閃避，鐵傘先生就在往下猛一縮身，却想用「達摩坐禪」式，把上面兩粒躲開，用鐵傘把下面的一粒磕開，就在活報應發這第三次暗器的同時，陸劍塵原本是從左邊撲奔坟墓後，程繼志是從右邊圍過去，陸劍塵和程繼志兩人腳底下的功夫全是不差前後，在兩人的身形全到了坟墓的兩旁相隔着丈餘遠，看到

了覺明和尚站在這丈餘字的坎頂子上來走，右臂頻揮，鐵菩提連續發出，程繼志在這種情勢下，他恐怕師父真真爲他所傷，急切間竟把從入江湖未曾用過的如意珠扣了三粒，身形一停，一掌打出，向那覺明和尚打去，可是覺明和尚在這最後的一掌「三星趕月」鐵菩提之下，掌中尚有最後一粒，爲克敵致命的一顆暗器，他這一粒本要在鐵傘先生一換勢時，最後發出，任憑鐵傘先生身形閃避的如何靈活，也難逃這一粒鐵菩提之下，可是竟在這種時候，程繼志的三粒如意珠打過來，覺明和尚覺出右側的風聲到，他這粒鐵菩提就沒得立時振腕子打出，他的身形原本沒轉過來，本斜着身軀，在此時他右腳往頂子斜坡一滑右腳，退下尺許來，身形也往後一栽，壓在左跨下的方便鏟，鏟頭往右一揮，叮嚕一響，這三顆如意珠，被磕向半天，可是他最後掌取扣的這粒鐵菩提竟自用了十足的腕力，向程繼志打去，程繼志也是貪功冒險，因爲覺明所站的地方，是個大坎頂子上，上面沒有駐足的地方，如意珠打出，明知不易傷他，可是因爲相隔不甚遠，在覺明和尚方便鏟向後一揮之下，程繼志脚下用了力，一點地，用「燕子穿林」式的身法，身形飛撲上去，預備左脚只要一點坎頭，掌中劍遞出去，足可以把這兇僧覺明和尚逼下坎頭，就是傷不了他，師父也緩開勢，雖然趕到，兩下夾攻，不致於叫他走脫了，可是程繼志身形縱起，覺明和尚鐵菩提已經發出，程繼志又是斜往上縱，以活報應覺明和尚在憤怒之下，手底下用十足的力量，這次程繼志真是險到萬分，

眼看着這種鐵菩提打在程繼志的身上，竟從坟墓後面發出嘶的一聲，微輕破空之聲，覺明和尚這顆鐵菩提叮的一聲，在距離着程繼志的胸前不到二尺，一溜火星鐵菩提向左側飛落下去，在黑暗中並沒看出是被什麼打落，程繼志的身形已經到了坟頂子下三尺的地方，掌中這口劍已經往上遞，鐵傘先生也在破了他三星趕月鐵菩提之下身形縱起，這師徒二人齊撲上坟頂子，那活報應覺明和尚在這種鐵菩提連番失敗下，一聲身向坟墓的後面逃去，鐵傘先生此時已經憤怒到極處，鐵傘點空之下，身形絲毫沒停，左腳一踹坟頂子，身軀縱起，「流星趕月」式，已經向坟後進去，程繼志一劍遞空之下，險被他暗器取傷，跟這兇僧覺明和尚已經是勢難兩立，更顧不得查看暗中救應自己的是何人，自己在坟頂子上一翻身，仍然從右首退下來，因為師父已撲奔後面，自己仍奔坟墓的右首，穿着面前一排蒼松飛縱出來，躍上了一段短花牆子，直奔這墓地的最後面，這種富室的坟墓，佔地極廣，後面還有極大的地方，程繼志這時順着花牆子外直撲正北，程繼志跟陸劍塵以及鐵傘先生取三面包圍之勢，向着後面圍過來，可是這時若論起他們腳底下的工夫，已逃走的月下無踪管澄波可比他叔姪二人高的多，那管澄波為活報應覺明和尚一手教成的得意弟子，他的輕功提縱術實有勝人之處，管澄波一半是得名師所傳，一半是天賦，他是比覺明和尚先逃出來的，若容到程繼志和陸劍塵追趕，他早已逃出這座富室坟墓，可是程繼志跟陸劍塵一左一右直撲奔這片墓地的最後一

段花牆子，活報應覺明和尚這時也是才飛撲到花牆子附近，突然見偏着花牆之西邊牆頭上人影一現，竟落到花牆之內，覺明和尚也正飛躍上牆頭，那退下牆來的竟是那先行逃走的管澄波，這時覺明和尚看到了徒弟尚未脫身，也是十分驚異，覺明和尚才要發話招呼，管澄波在這時一斜身飛躍過來，口中却在招呼：「師父可留神外面敵人暗算」，覺明和尚提着方便鏟在牆頭微一停身，向管澄波喝叱道：「沒出息的東西還不隨我走」覺明和尚掌中的方便鏟在他自己的面前一掄，騰身一躍竄出了花牆之外，管澄波已跟着翻上牆頭，可是他腳底下還沒找穩，忽然從牆外打過一件暗器來，直奔他的面門，暗器的手法勁疾，管澄波任憑身形多麼巧快也無法閃避，只有一揚身倒翻下牆頭，這件暗器竟從頭頂上打了過去。

第六章 淫賊成擒犯天牢雙凶再漏網

這時程繼志陸劍塵鐵傘先生已經全追到，程繼志更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紅，伸手撒劍，腳下一點地飛縱過來，直撲向管澄波的身左側，掌中劍，「仙人指路」式向管澄波的左耳後便點，程繼志這一劍遞到，管澄波已經一矮身，程繼志的劍刺空，管澄波判官鬚筆，早已撒在掌中肩頭微往右一恍，鬚筆掄起從右往左向劍身上橫砸，程繼志往回一撤招，身形隨着往右一偏一劍往下一沉，從自己面前往左一帶劍柄，「鐵索

橫舟「式，劍鋒往管澄波右跨上撩來，管澄波雙筆封空，趕忙脚下往外一滑，轉身換步，雙筆帶過要用橫掃千鈞」，可是這時鐵傘先生已到，喝了聲：「冤家你還往那裏走？」鐵傘先生單足點地，掌中這支鐵傘已經遞出來，向管澄波背後的關元穴便點，管澄波聽得鐵傘先生喝喊聲音，已經是魂驚千里，左腳趕緊向前一滑，身軀往前一栽，判官雙筆猛然往後一翻，雙筆竟向鐵傘上斜砸過來，鐵傘先生把這支鐵傘往下一沉，一斜身往外一展，鐵傘奔管澄波左跨上「伏兔穴」點來，這一招變化的速捷異常，管澄波判官雙筆反砸過來，力量用的過猛，收不住式子，翁大俠鐵傘已到，管澄波借着雙筆砸過去之力，借勢往右一翻身，右腳趕緊一端地，倒往後竄，這種閃避的式子，用的還是真見功夫，可是還有程繼志這口劍已經跟踪趕到，竟自向他胸口上刺來，管澄波身軀倒縱出來，腳才着地程繼志的劍到，這種式子逼迫的過疾，任憑管澄波本領多大也換不過招來，右腳往自己左腿後一探，把身軀定住，雙筆向上一抖，往程繼志的劍上就崩，鐵傘先生這時怒叱道：「萬惡淫徒看你掙扎到幾時？」右脚尖輕輕一點地，身軀沒往高處縱，脚尖擦着地面，揉計而進掌中鐵傘順着他雙臂下遞進來，向管澄波咽喉下天突穴點來，管澄波雙筆封上去，程繼志劍往起一揚，算是沒被他雙筆崩着了，可是鐵傘先生這支鐵傘竟自奔天突穴點到，管澄波掌中判官雙筆搭成了十字形，想趁勢向下一鎖，雖然不敢指望着準能把鐵傘鎖住，總也可以把鐵傘先生這一招破了，那又

知道鐵傘先生這支鐵傘上四十餘年的火候，這一招正用的是虛實莫測，管澄波的雙筆下落，鐵傘先生往左略一甩肩頭，右手往下一翻，這支鐵傘反奔下盤，就在管澄波右腿的陰市穴點了個正着，管澄波「吡」了一聲，再想翻身往外縱已經是不成了。這條腿如同癱軟了一樣往後才一換步已經跌倒在地上，程繼志掄劍就劈，鐵傘先生往前一上步，用掌中鐵傘往程繼志的劍上一撥，口中却喝叱了聲：「殺了他官司誰去打？」程繼志被師父這一傘把掌中劍撥得飛向腦後，險些出了手，聽到師父的喝叱，自己也想到管澄波，李兆豐全是罪魁禍首，倘若把他立劈劍下，自己這場官司真沒法交待，程繼志遂把掌中劍向管澄波面門上一恍道：「姓管的你還不扔兵刀，難道要自我難堪麼？」管澄波面色鐵青，一聲冷笑把判官筆往地下一拋道：「程繼志這是便宜了你，姓管的認頭打官司就是了！」程繼志趕緊用他的衣帶把他的兩臂倒着綑好，這時陸劍塵追出廟外鐵傘先生向程繼志說了聲：「好好看守他，不要叫他逃走了，我去追趕那兇僧。」說話間，鐵傘先生騰身而起飛縱出花牆子，這片墓地的後面，是一片片的蓬蒿古樹，雖然有道路可走，但是夜間在這種地方，搜尋敵入是十分不利，那活報應覺明和尚太容易脫身了。鐵傘先生追出來，已經看不到陸劍塵的踪跡，順着一條往北邊去的山道趕過來，只見這種地方，極不容易探查敵人的踪跡，樹太多，微風一過，枝葉全作出響聲，鐵傘先生搜尋出一箭多地來，耳中突然聽得偏着西北一帶，似乎有動手的聲響

，更辨別出是那方便鏢鋼環振動的響聲，鐵傘先生繞着叢林小徑直撲西北搜尋過來，好個凶險的地方，這時雖然明月交輝，可是這一帶被這濃蔭蔽空的樹木遮蔽的陰沉黑暗異常，往西北這邊搜尋過一箭地來，地勢略微的開展，樹木漸少，遠遠的望到，在前面一排松林前有兩條黑影，忽前忽後，來回追逐着，鐵傘先生一矮身，脚下輕登巧縱飛撲過來，突然聽得有人喝了聲：「孽障你還那兒走？」兩條黑影倏然一分，一個倒退下來，一個竟竄入於林內，鐵傘先生這時已經撲到近前，更辨別出那個退下來的正是武師陸劍塵，陸劍塵此時氣喘吁吁，鐵傘先生已到近前忙着問：「陸老師可是受傷麼？逃進松林可是那凶僧？」陸劍塵忙答道：「正是他，在下慚愧得很，我兵器幾乎被他方便鏢振出了手，老師傅趕緊追趕尙沒走脫。」鐵傘先生說了聲：「不會叫這凶僧再逃出手去。」這位翁大俠用掌中鐵傘護着身一聳身穿林而入，這片松林沒有多少樹木，只有兩排古老的蒼松，鐵傘先生穿出樹林之後，見一條黑影直奔正面，鐵傘先生遂飛身追趕過來，更看出這個凶僧他是逃奔前面一片崗嶺起伏的地方，見他這時是安心要逃出手去，腳底下已經用足了力量，疾如脫弦之箭，倏起倏落，他那雪亮的鏢頭隨着他那飛縱的身形，帶起一條白光，鐵傘先生十分嘆息，少林派造就出這種本領的能有幾人，他竟自這麼自甘暴棄，非落個永墮沉寃，陷身地獄，不肯回頭了。鐵傘先生也施展開草上飛行的絕技，腳底下輕登巧縱，捷如飛鳥，緊追下來，前面逃走的這活報應覺明

和尚，似已覺查，背後有人追趕下來。他腳底下越發加快，相隔前面那片山崗只有半里左右。他身形這麼放開，眨眼間，已到了這山崗的邊上。鐵傘先生十分着急，這惡魔只要在此處脫身恐怕非被他逃出瀟關不可了，自己一急，高聲喝叱道：「覺明和尚你還想往那裏走？」這時那覺明和尚已經一個「燕子穿雲」式飛縱上山崗，鐵傘先生這裏喊嚷，腳底下不停，已經猛撲過來，那覺明和尚竟自一翻身，向鐵傘先生喝叱道：「翁白水你這麼趕盡殺絕，難道老衲就真個怕你麼？不要命只管隨我來。」他翻身一躍，已經竄向山崗的後面，鐵傘先生跟蹤飛縱趕了上來，可是身形一到山崗上面，往前看去，翁大俠認爲這覺明和尚定要逃出手去，因爲這一帶，在遠處看着，本不是多大的地方，趕到站到上面一打量這種地方，往前望去，崗嶺起伏，樹木叢雜，荆棘塞途，荒草沒徑，被他逃到這裏無法搜尋，不過鐵傘先生焉能就這麼善罷干休，略一查看眼前的形勢，遂把輕身術施展開，輕登巧縱，往前面撲來，這時眼中望到五六丈外一座孤零零的石屏那裏，一人多高的澡草忽然唼唼的作響，鐵傘先生腳下一點，以龍形一式，身形倏起倏落猛撲過來，可是在那深草中拔起一條黑影，竟從石屏上面一沾腳騰身而起，往西北逃下去，雖則相隔沒有多遠，此人的身形起落的快，鐵傘先生辨別着這種情形，決不是那覺明和尚，因爲沒看到他那方便鏢，這時，四下裏靜蕩蕩，只有風吹草木之聲，鐵傘先生雖則看出這條黑影不是覺明和尚，可也竟撲奔西北一帶追下來，這

一段道路十分難走，鐵傘先生仗着輕功提縱術，火候純青，縱躍如飛，往前面趕過來，足有一箭多地遠，眼前的形勢一變，不像所經過的地方那種亂石堆疊，荒草叢雜，眼前一片片的危石高聳，那低窄處，竟形成一道道長溝縱橫交錯，鐵傘先生心想好個奇怪的地方，自己順着一道長山溝搜尋過來，才到了這長溝的盡頭處，衝然聽得上面一聲怒叱道：「你也敢和老衲爲仇作對。」立刻聽得上面竟是方便鏟鋼環振動嘩啣的亂響，鐵傘先生趕緊飛縱出這條山溝，佔着左邊一處處的危崖，往上翻，雖則高只六七丈，可是這一段蒼苔濕滑，頗難着足，鐵傘先生身形輕快，一連三個騰身，翻到上面，這上面一片六丈長大的地方，不過也是一片斜坡形，果然是那活報應覺明和尚，正在和一人動手，一口劍，劍光閃爍，起落進退身形十分矯捷，鐵傘先生，只略一辨認，已看出正是追風俠鍾鳴遠，鐵傘先生又驚又喜，現在得到這麼個助手，足可以把這佛門中的罪人擒獲了，往前一縱身喝聲：「覺明，今夜你還想逃出手去麼。」鐵傘往前一邁，照着活報應覺明如尙胸前便點，這覺明和尚此時如同瘋狂一般，他這條方便鏟運用的霍霍生風，並且下絕情施毒手，已經明露出以死相拚之意，鐵傘先生這一傘點到，覺明和尚正在用鏟頭把鍾鳴遠的劍蕩開，方便鏟尾，倒甩過來，向鐵傘先生的傘身上，橫着一截，鐵傘先生身形往左一轉，掌中傘反甩過來，倒剪梅花，向他右肩頭後猛砸下來，可是覺明和尚，身形猛往前一縱，已經騰身而起向山溝的左側猛竄出去，鐵傘先生喝

聲：「覺明你還想那裏走？」騰身猛往前一撲，追風俠鍾鳴遠也壓劍追來，身形全往前縱出來，這活報應覺明和尚，竟自用「倒撒金錢」的手法，一掌菩提子，竟自向鐵傘先生和鍾鳴遠打來，他這種手法施展的非常猛疾，鐵傘先生和鍾鳴遠身形全在懸空，這種暗器更是一掌打出，眼看着全要傷在他菩提子之下，竟在這時，在那山溝旁，一叢矮樹間，有人猛喊了聲，好個萬惡凶僧，隨着這喊聲，一片銀丸，帶着輕嘯之聲，竟向活報應覺明和尚所發出的這一掌菩提子打了過來，叮噹作響鳴遠立刻這菩提子紛紛落地，鐵傘先生和鍾鳴遠，身形可已經縱過來，那覺明和尚指着這一掌菩提子能够把鐵傘先生和鍾鳴遠阻擋住，不料功敗垂成，竟被人暗中這一掌滿天花雨的銀丸給破壞了，鐵傘先生和鍾鳴遠雖撲過來，他並不接架，一斜身脚下用足了力量一點，身形竟向山溝旁這排小樹前縱過去，他身形往下一落。這條方便鐮已經握着鐮尾，向當中的一顆小樹上砸去，唳噓一聲碗口粗的樹幹，竟被他方便鐮砸得向前倒去，活報應覺明和尚，這種威力也十足驚人，隨着他方便鐮落下去，突然在這樹後拔起一條黑影，並沒出去多遠，往這已倒的小樹南邊樹頂子上落，這人竟在高聲招呼道：「覺明師兄，奉掌救命請你回寺」，這活報應覺明和尚見現身的竟是少林寺羅漢堂曾在自己座下的副手悟靜和尚，覺明尤其憤怒，這時鐵傘先生跟鍾鳴遠可跟蹤趕到，覺明和尚夢足一頓，騰身縱起，一句話不答，向這第三顆樹頂子上撲去，他的方便鐮是隨着身形一同往下一

落，竟照着悟靜禪師猛砸下去，這位悟靜禪師，腳下一點橫枝，身形往下一矮，在這樹杈子上一顛之間，身形騰起，已經倒縱出去，輕飄飄往山溝旁一落，用手向覺明和尚一指道：「覺明，到今夜才知你是甘心作惡，自墜輪迴，現在還不起緊撒手，保全你先天的一點善念，你休要再妄逞雄心儘生惡念，你想再逃出無名山三絕崗，那是妄想了。」這時覺明禪師又一鏟灑空，這枝小樹枝葉紛飛，他也在全身往下一沉的當兒，一提丹田之氣，騰身再拔起來，二次再撲過來，可是那悟靜禪師已經一騰身速速退避，只不和他交手，鐵傘先生和鍾鳴遠，焉能再放鬆，跟蹤猛撲過來，鐵傘先生遞傘便點，追風俠鍾鳴遠舉劍就刺，可是覺明和尚用掌中方便鏟，一個狂風掃葉，單掌握鏟尾，猛然一盤旋，鐵傘先生鍾鳴遠各往起一騰身，那覺明和尚在這時，奮起一躍，竄到山溝邊，再一騰身，已經向西南那邊一片亂峯頭逃下去，鐵傘先生哈哈一笑道：「喪家之犬，漏網之魚，你還走的了麼！」鐵傘先生在叱聲中已經騰身而起，往亂峯頭那邊追下，鍾鳴遠却繞着山澗邊揀了一處較窄的地方橫躍過澗去提防着活報廢覺明和尚渡澗脫逃，鐵傘先生正追到亂峯頭下那覺明和尚正在一縱身竄上了一個矮峯頭，這座峯頭並不甚高，往上僅有六七丈高，活報廢覺明和尚只在那峯腰略一接腳已經向峯頂上落去，可是就在他腳尖才往峯頂上落，突然峯頂現一個僧人，竟猛從活報廢覺明和尚落腳處猛一欺身，口中竟唸着阿彌陀佛，雙掌原是合着十，身形一落，雙掌猛往開一張竟自

向活報應身上猛擊去，活報應覺明和尚出其不意，猝遭襲擊，身形往後翻倒栽下來，這時鐵傘先生已然追到掌中這支鐵傘向覺明和尚的背上點來，可是這覺明和尚輕功提縱術已到火候，這麼倒翻下來，竟在身形才一沾地又復騰身斜縱，居然把翁大俠的鐵傘避開，活報應手底下果然厲害，他居然在身斜縱出去一翻身，竟把掌中方便鏟單掌握鏟尾向翁大俠颯來，鐵傘先生往旁一閃避，掌中鐵傘鳳凰單展翅往他鐵鏟桿上一搭，順手往外一滑，立刻把鏟盪出去鐵傘先向覺明的左邊肩井穴點來，覺明和尚左腳趕緊往右倒着一撤步，左肩帶過來，把鐵傘避開，跟着往外一抖右臂，竟把方便鏟的鏟桿往自己的右肩上一搭，左掌中握的鏟尾却反遞出來向翁大俠的左「天地穴」猛戳來，鐵傘先生把肩頭向左一恍，身形隨轉，往左盤旋繞步，活報應覺明和尚一招走空，却往前一縱身，竄出兩丈多遠去，原來他已看到峯頭突然現身的僧人，已經從上面飛撲下來，自己趕緊避開，果然這位突如其來的和尚已然從下峯頭，向覺明招呼道：「覺明禪師，鞏山自作，還不及早回頭，速隨我回嵩山，也好在佛祖前替你懺悔。」覺明和尚一看，來的竟是悟善禪師，覺明和尚不由大怒道：「悟善，你不過是少林寺中一名職司經堂僧人，竟敢在我面前這麼無禮，我倒要問你，你憑什麼力量敢阻攔你禪師的行動，你真是胆大妄為，不度德不量力了！」悟善禪師憤然說道：「覺明，到今夜今時，你還敢作威作福。你身受佛祖慈悲蒙掌教重視，自己更早已開善門傳宗接代，為這兩個

天人共憤，神鬼難容的惡徒，竟自這麼倒行逆施，甘心墮入地獄中，玷污佛門，有辱三寶，我奉掌教之命而來，你身犯少林十戒，就是寺中一個門頭僧人，也能遵掌教慈諭來緝捕你歸寺，你若再行抗拒是身取其辱，覺明這無名山，三絕嶺就是你歸真返璞之地，你還不把方便鏟交出，那是沙門中積善積福之具，豈容你逞凶作惡，你造無邊罪孽，爲沙門中之玷。」這時覺明已經知道自己到了最後關頭，焉肯就這麼束手就擒，他竟自作最後的掙扎，怒叱一聲：「你們這般倚着佛門弟子爲名，儻作些結黨營私把持少林寺，一切重要地位，竟全入了你們這般惡魔之手，連掌教方丈他自身亦有許多罪狀，我覺明在少林寺有功無過，總然我門，收容兩個不肖弟子，容許我管教他們，佛門中，應該給人自新之路，你們利用這種機會，好把你禪師擠出少林寺，去了眼釘肉刺，好任意你們這般惡魔們在少林寺橫行，把十方佈施的香火田，全入了你們的私囊，我這正是要趕奔福建莆田大悲山，向掌教那裏一分屈直，你們竟自攔路邀劫，不容我脫身，你們要知道老禪師是何如人物，我不過爲佛門中留些香火緣，對你們不肯下絕情施毒手，難道老禪師就真個怕你們不成。」他說到這句騰身一縱，猛撲過去，方便鏟照着這位悟善禪師就砸，就在他鏟往下一落，從悟善禪師身後又竄出一位僧人，口念阿彌陀佛，一條鐵禪杖鏘的一響把覺明和尚的方便鏟蕩開，來的正是悟元禪師，這條鐵禪杖，是純鋼打造爲嵩山少林中，有數的幾件兵器，覺明和尚越發怒沖肝腑，認爲這

般僧人是安心和自己爲難，他們這一跟綫下來，焉肯就輕輕罷手，把方便鏟往回一帶，身形向後一撤，這條方便鏟猛然隨着身形一轉，提丹田之力，雙臂一抖，這條方便鏟用足了力量向這悟元禪師胸膛上猛戳過來，覺明和尚此時是安心拚命了，那悟元禪師喝聲：「大胆覺明和尚，到今夜今時你還不生悔悟之心，」身形往右一斜，這條鐵禪杖掄起來，往鏟桿上砸來，噹的一聲，兩般兵器撞在一處，覺明和尚此時動手，把全身力量全用上，鐵禪杖這一砸上方便鏟，雖然他的方便鏟是橫力，可是這次禪杖砸上後，鏟往下沉下去，悟元禪師的鐵禪杖可崩起來，自己覺得兩虎口如同火燒，這覺明和尚兩臂之力已然不止千斤膂力了，悟元禪師二次撤禪杖，他把內力用足，「天龍入海」式，把鐵禪杖掄起，翻身從上往下猛砸，這兩下裏是安心鬪力，覺明和尚左腳往後一撤，腳底下暗用力一崩勁，這條方便鏟，在面前一橫，猛往起一揚，橫架金槓，往鐵禪杖上就崩，噹的一聲，兩般兵器，又碰在一處，覺明和尚身軀晃動，右腳竟往後擡了一步，腳下一用力，這才把身形定住，兩掌的虎口也險些被震開，悟元禪師，鐵禪杖被震回去，虎口也是疼澈肺腑，這一連三次，硬接硬架，兩下裏，膂力不差上下，不過再想這麼硬接硬架全有些不成了，覺明和尚身形往後一撤，黃龍翻身，方便鏟回鏟頭，從左往右一轉身，鏟頭向悟元禪師右肋上橫拍，這時那悟靜禪師悟善禪師，見這覺明和尚，在這種情勢下不肯認敗服輸，悟靜禪師喝聲：「師弟們我們要爲沙門保持清白

之名，還不起緊動手，收拾這孽障等什麼，「這悟元禪師往後一撒身，閃開他的方便鏟，悟靜悟善，左右齊往上一撲，覺明和尚認爲他師兄弟三人全力猛攻，自己恐怕在力盡筋疲之下，要逃不出他們的手下，腳下一點地，左肩頭向後一擰，托鏟竄出去，脫了聲：「你家禪師到大碑山和你們算賬」，他竟施展八步趕蟬的輕功，身形起落如飛，直往西北方撲去，奔前面一道大嶺，悟靜悟善悟元，喝聲你還那裏去，這時鐵傘先生已經早已相度好了形勢，撒身而避開，奔采山湖那邊一個峯頭，這時見他竟轉西北撲去，鐵傘先生却縱身繞過那條大澗，往西北方圍過去，他奔的正是三絕嶺，這種地方沒有輕身絕技的休想脫身，鐵傘先生認爲他到了嶺下，定要撲奔嶺角，往正北繞過去，後面那三位少林僧追過來，但是覺明和尚身形真快，趕到離着三絕嶺還有六七丈，鐵傘先生也圍過來，在正北三絕嶺的轉角處，嗖嗖的縱起兩條黑影，已經把那段道路給他堵劫，現身的正是追風俠鍾鳴遠和陸劍塵。那覺明和尚見三面全有人堵劫，他竟自施展輕功提縱法，往這三絕嶺上撲去，這種險峻的地方，若想揉升上去，真是奇險萬分，可是這種地方覺明和尚抱定了死裏逃生之念，不顧一切，猛往三絕嶺上撲去，他那麼龐大的身軀，趕到一施展起輕功提縱術來，真是身形輕似猿猴，捷如飛鳥，倏起倏落，剎那間已經竄上去十餘丈，這時鐵傘先生和三位少林僧已經全趕到，追風俠鍾鳴遠，鏢師陸劍塵也從北邊圍過來，兩下裏東西往一處擠，鐵傘先生在這種時候焉能任他脫身

逃出手去，腳下一點，騰身蹀起，用輕燕穿林的身形，已經落到那懸崖峭壁上，這覺明和尚貶還間又上去五六丈，後面的少林僧已然趕到，那悟靜禪師頭一個用飛鳥投林的式子騰身而起，往當中的石壁上撲去，追風俠鍾鳴遠自己既然湊巧的趕到，那能不一顯身手，他從左邊也輕登巧蹤，往上面撲去，這時覺明和尚已經拔起二十多丈高，他忽然在三絕嶺的半腰上身形一停，囁囁的連打下六七塊石塊來，這種地方雖有追捕他的人可吃着大虧，原本猛升這種地方，就仗着輕身提氣，身軀決不敢在上面停留，覺明和尚這一用石塊襲擊，鐵傘先生和悟靜禪師跟鍾鳴遠，全被他這種石塊所迫，從上面翻下來，那覺明和尚竟自哈哈一笑，向下面發着狂言道：「惡魔們，這才嘗到禪師的手段吧，禪師不陪了」，他從突起的一個石筍上，騰身而起，直撲嶺頭，這時鐵傘先生，悟靜禪師，悟元禪師，悟善禪師以及追風俠鍾鳴遠，從下面再往上翻，那活報應覺明禪師已經離着嶺頭不到五六丈，這般人那裏還追得上他，不過也不能看着他逃走，各把輕身術施展開，齊往三絕嶺上撲來，可是那覺明禪師已經騰身而上，到了嶺頭，這三絕嶺上沒有多大的地方，亦有三四丈亂山頭可以立足，他略一打量要往嶺後翻，這道嶺名爲三絕實是個絕地，前面雖然仗着一種輕功絕技能够翻上來，可也就是這般身懷絕技的少林僧和成名的武師們，就連鏢師陸劍塵他都不易揉升上來，可是嶺後的特形就更不容易了，可以說是無法上下，嶺後從嶺頭到下面三四十丈，比較前面更加筆直，

因爲嶺後終年不見陽光，那山壁上面全是一寸多厚的青苔，又濕又滑，脚登到上面用不上力，尤其是不長一些籐蘿蔓草，沒有絲毫藉力的地方，雖然說山壁不是平滑凸凹不平，可是被這層青苔蒙罩着，任你有多好的功夫也不敢往上面着足，東西兩邊一邊是深不見底的山澗，一邊是及往外探看的一段懸崖，這種地方真是置身絕地，覺明禪師看過這裏形勢之下，突然把牙關一咬，認爲翻回來由前面往下退，那亦只束手就擒，還不如死裏逃生倒可以逃出敵人之手，這三面奇險之地，還是東邊有山澗的這段山壁，因爲往東一帶所有的峯嶺漸漸矮下去，平時太陽亦要一偏西，可以有半日的陽光照着，這段山壁倒可以仗着輕功提蹤術足可以翻下去，倘若命不該絕能够安然到了澗口附近，只要找到了較窄的地方，憑自己身上的功夫，諒還可以渡過這道山澗，他拿定了這種主意，回頭望了望，只見鐵傘先生和少林寺所下來的和尚們又在蹤躍如飛往上撲來，覺明和尚認爲此時不走，只要被他們一撲上來，自己可就無法脫身了，一斜身向東邊縱過來，這提着丹田之氣一把全付的精神完全灌注到這段山壁上，倏起倏落，直往下面撲下來，這覺明和尚真是一身是胆，這種地方只要是稍一失足，就得粉身碎骨，不過覺明和尚在死裏逃生之下，別人不敢冒的險他可敢冒了，趕到鐵傘先生翻到了三絕嶺邊，那覺明和尚已經到了山嶺的半腰，鐵傘先生等認爲覺明和尚只要逃出手去，真是天意該當，這時那三位少林僧已然到了鐵傘先生身後，看到覺明禪師冒着奇險翻下三絕嶺

，那悟靜禪師却向悟圓，悟善招呼道：「師弟們，難道就叫他逃出三絕嶺再入事非場麼？我們叫他此時捨身報佛，再擒他就不易了。」那悟圓禪師恨聲說道：「我看覺明他是再難醒悟，到了這種應該回頭時尙不知悔，還不如早早把他解脫了，除惡儼也就是積善功，我們一念不忍可就許造下無邊罪孽，還不動手等待何時？」這三位少林僧各自伏身，每人捧起一塊大石頭來，看到那覺明和尙已然在山澗邊一塊絕石上停住身軀，看那情形是要找尋可以渡澗之處，這時悟靜禪師却高喊聲：「覺明和尙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身臨絕地你依然是惡念難消，我們只好替佛祖慈悲你了」。悟靜禪師說罷這幾句話，把所捧的巨石往起一揚，下面覺明和尙一回頭，他忽然哈哈一笑，這裏悟靜，悟圓，悟善一齊把大石往下砸來，石頭落下去竟震得山鳴谷應，可是身形一落下去，那活報應覺明和尙竟自安然到了山澗的那邊，停身在澗邊土。他却回頭揚着臉向這邊高喊道：「人叫人死天不肯，你佛爺尙要爲少林寺退盡羣魔，此時焉能叫你們趁心如願，我只能够到了蒲田少林寺，定要叫你們知道我的利害。」他說罷回身往山澗上面一段高坡騰身蹤去，這時鐵傘先生和少林寺的三位高僧，追風俠鍾鳴遠，再追過來時，活報應覺明和尙已經翻上最高處，可是他往這段山頭上一着腳，突然從這山的陰面飛蹤起一條黑影，掣如飛鳥，往下一落，竟自高聲喝喊：「善惡到頭終有報，眼前無路早回頭，覺明，執迷不悟，你要迷到幾時」這活報應覺明和尙，一身絕技，胆大包身，

竟也嚇得一身冷汗，往後一撒步，但是他身後可沒有多少餘地，離着懸崖口已經僅剩二尺左右，細打量來人正是羅漢堂的悟禪和尚，覺明就知道逃不出他手去，此人妬惡如仇，他既現身阻擋，不和他以死相拚他決不會放手了，忙的往後錯着半步，脚下暗中用力，緊握着方便鏟厲聲說道：「悟禪，你難道敢逼迫我覺明，不爲我稍留餘地，你可知道覺明手下是不容人猖狂的。」悟禪厲聲說道：「覺明你放眼看事，身犯沙門大戒，欺天滅理，背叛門規，縱容惡徒在紅塵中造下無邊罪孽，你還昧着天良袒護他，恐怕你毀滅就在面前，念在佛祖以慈悲爲本，我和尙留一線香火緣，趕緊把方便鏟交出，隨着我回嵩山少林寺，在佛祖前懺悔你的罪惡，我們念在同山師兄弟之情，替你在掌教方丈面前，叩求慈悲，赦免你一死，你倘若執迷不悟，我們只可要以佛祖的威力制服你這惡魔。」覺明和尚猝然把他掌中的方便鏟往起一揚，雙手握鏟桿，往下猛砸，這種泰山壓頂之勢帶着無限的威力，可是這悟禪和尚雙手握方便鏟猛往上一揚橫架其樑，向上一崩，噹的一聲，兩條方便鏟全是通身純鋼打造，這麼猛撞在一處，覺明和尚以兩臂千斤之力，他已經抵拒不住，這條方便鏟悠悠的飛起來，竟自往山下落去，這覺明和尚虎口全幾乎被悟禪震開，在這種情急勢迫之下，猛伸雙掌往外一抖，身軀往前一撞，排山運掌，竟自往悟禪的身上猛撲去，悟禪和尚雖則把他方便鏟磕飛，可是自己的兩臂也發麻，這時覺明和尚一撲過來，悟禪的身軀往旁一閃，用方便鏟往他雙臂上

猛撞，這覺明和尚變掌推出來，他猛然身軀向下一矮，往左一帶，借着摔身甩掌之力，身形竟自縱出去，往左竄出丈餘，上面這一發話就攔，三僧二俠已經全接上來，左邊正是追風俠鍾鳴遠，擺劍就刺，覺明和尚左掌向上一翻，向追風俠鍾鳴遠脈門上斬去，追風俠鍾鳴遠閃身撒劍，可是覺明和尚在這時，已經望到悟靜、悟善、悟圓，全從下面翻上來，冤家對頭的鐵傘先生，也從右邊闖上山頭，那悟禪和尚抖方便鏟，已經作勢要撲過來，覺明和尚大喊一聲：「你們這羣自殘骨肉的惡魔逼人太甚，你佛爺不願再見你們這般佛門敗類，來世再見了，」他一聲，竟往這山頭後面蹤去，這四位少林僧已經嚇得出了聲，因為後面山頭下是一道極長的山澗，更在這山的背影中，這是三絕嶺最險的地方，貼着山壁下只有一二尺的一段小道，從上面若仗着一身輕功提縱術，小心着翻下去，還可以落在那極窄的小道上，他這一騰身猛縱，那會不落剎山澗裏，他身形縱出去，這四僧變俠齊往前一騰身，全貼緊了山頭後面，再探身下望時，隱隱聽得下面轟隆一聲，這四位少林僧不約而同的，全噓聲嘆氣，正是可憐這覺明和尚在少林寺中，是難得的傑出人材，他一身所學，跟掌教方丈在伯仲之間，他二三十年來，力守佛門規戒，行道江湖，積例善功，誰不尊敬他，誰不欽佩他，想不到限年變節，竟自這麼甘心作惡，至死不悟，落了個葬身湖底，這個收源結果，誰又想得到，彼此默默無言了半晌，悟靜禪師，方向鐵傘先生道：「翁大俠，事已至此，我們也只好這麼回

去覆命了，好在兩個惡徒已然被獲遭擒，足可以交官治罪，至於覺明和尚，官家尚無底案，可以不用追究，我們回去吧。」鐵傘先生也是十分嘆息，和四位少林僧一同翻下三絕嶺一直撲奔嶺下那富室的墓地，程繼志在那裏看守月下無蹤管澄波，這時天光大亮，押解着管澄波起身，四位少林僧向鐵傘先生告辭，請翁大俠不可再耽擱，趕緊趕到嵩山少林寺，把那李兆豐提解一同交案，他們孽由自作也只好叫他們償還自己一生的冤孽債了，鏢師陸劍塵，程繼志兩人先押解着月下無蹤管澄波一同起身，四位少林僧和翁大俠分散開不過暗中保護，一路無事，回轉嵩山，翁大俠在途中聞起鍾鳴遠怎會知道我們追趕覺明和尚腳徒在三絕嶺相遇，鍾鳴遠道：「此番繼志的事，雖則暫時算得脫圍，可終是不了之局，所以我也暗中趕奔嵩山。爲老俠客作後路接應，以防意外，因爲各方探聽之下，這活報應在少林派，實有根基，不是容易動的人物，所以認爲翁大俠趕到嵩山也未必就能夠伸手把人擒獲，可是我趕到嵩山已經晚了一步，這覺明和尚已經逃出少林寺，一路上跟蹤跡，我不敢冒昧動手，直到三絕嶺才發現了少林寺派來的四位高僧，我知道覺明和尚大限來臨，不容易再逃得活命了，這才現身動手，好個難收拾的覺明和尚，此次若不是嵩山少林寺掌教方丈派這四位高僧下嵩山協力相助，只怕仍然被他脫身逃出手去，不過這次覺明和尚又墜入深澗中，生死尚難判明；不要再被他脫身逃去，將來可是遺患無窮了」。翁大俠微搖了搖頭，向追風俠鍾鳴遠道：

「鐘老師這倒不必過慮，三絕嶺那種地方。他焉能再脫身逃得活命，那是決不會有的事。」這般人一路行來毫無阻隔，在第二日已到嵩山，本寺的僧人先行進去報告，掌教方丈派監院大師又引領一般首座禪師們迎接出來，對於鐵傘先生這是一種極重的禮貌，大力神雍和尚還留在寺中，經過少林寺高僧們給治療，傷勢已經依然而癒，只不過暫時還得好好的將養，鐵傘先生見過掌教方丈後，深致感謝之意，至於追緝活報應覺明和尚的經過，已由本寺中所派去的悟靜禪師等報告過，掌教方丈向鐵傘先生道：「翁大俠，這一番事真是我少林寺開派以來奇恥大辱，少林寺雖則過去也曾出過幾個不肖的門人，但是多半還是少年無知，意志不堅，一入江湖，爲聲色誘惑，遂變初衷，那種情形還有可原；情節重大的以少林十戒來處治他，遂出門牆，情節較輕的，叱責之後再施訓戒，漸漸的全能够深悔已往之非，革面洗心，少林寺幾個成名的門下，內中倒有一半犯過門規戒律，可是這覺明禪師的情形就不同了，他在少林寺有多年修爲，在寺中時，站着極高的地位，出寺入江湖，積修善功，也是受本寺中，上下兩代的尊崇！他決非少年無知可比，此次他竟甘心這麼作惡，實無法寬恕他，他墜身山淵，作了淵底游魂，這是他自作自受，決沒有可憫惜的地方，現在不能把他帶回寺來在佛祖前明證其罪，實爲憾事，管澄波，李兆豐，所犯的戒條過重，本座這裏，若是開境宣佈十戒懲治他兩人，就不易再叫他們活下去，至少得把他們弄成殘廢，一來官家那裏尙得等待他

們到案圓案，二來他們是俗家弟子；未曾剃度，老衲無須再開壇宣佈戒律了，翁大俠把他押解到天津縣歸案，律有專條，任憑國法來處治他們，老衲不再過問了」。鐵傘先生謝過了老方丈慈悲之德。和追風俠鍾鳴遠，鏢師陸劍塵，雲中雁程繼志，押解管澄波，李兆豐，離開少林寺，本寺的僧人們奉掌教之令，直把他們送到了山下方才回寺，鐵傘先生雇了兩輛轎車。把李兆豐管澄波，架上車去，叫他們坐在車廂裏邊，外面由鍾鳴遠等監視着，從登封縣起身，趕奔直隸地面，渡過了黃河，他們這次捕捉這種要犯，領有海捕公文，程繼志，是奉旨帶罪立功的人，他們訪嵩山少林寺，是因為不願意多找麻煩，所以到了登封縣，決定支會官家，全委官家去辦，因為他們官家的力量，所以直隸省河南河北，以及各省各縣，那公事也有力量，無論府縣，就是駐防的綠營，全得盡力扶助，提解犯人回來，立刻有各縣縣官得着信息，沿站的派出得力捕快來，保護着一站送一站，這樣鐵傘先生等省了許多事，路上也能歇息了，還沒入天津境，信息早已傳到了，所有天津府，天津縣，把馬步快三班全派出來，出境迎接，這種案情傳揚開，誰不想來看看。一入天津縣境，沿路上黎民百姓全趕出好幾里來，好像看廟會一樣，要看這兩名犯人是什麼窮兇極惡之徒，竟在天津府天津縣作出幾樁子姦殺命案，前後光人命就是十一條，趕到了天津縣境，由府縣的馬步快接了差事，這兩股差事，全提到天津府交案，天津縣的大班頭張雄，見了鐵傘先生道過辛苦，

跟着又給程繼志等道賀，這總算沈寃昭雪，實在是可喜可賀的事，李兆豐、管澄波，倒也算得條漢子，沒有什麼廢話，上得天津府大堂，全盤承認，天津府更叫他們詳細說作案的情形，那李兆豐一字不遺的述說當日作案經過，以及陷害程繼志的原由，管澄波却不肯口述，請求知府給他筆墨紙硯當堂揮毫，把自己投師學藝墮落江湖，只因一念之差，誤入歧途，但在第一次作了違背門規，危害江湖的事，也知道後悔，本想早早的改過自新，仍作好人，但是萬惡的江湖道，却容不得你了，竟不容你改過自新，個人一怒之下，遂將錯就錯從此江河日下，沉溺日深，所說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可是自己也想回頭，回過頭來，仍然是茫茫苦海，叫我管澄波要作好人全不成了，我才要安心作惡到底，造成了種種的罪惡。在先前還看成了國法律條，也不過能管東鄉愚百姓，到如今身落法網，才知道天理人情國法律條，那一樣也容不得你，這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只求國家開恩，給他個斬立決，不要等到秋後處斬，多受囹圄之苦，他至死感恩浩蕩，祝府台祿位高昇。

第七章

俠僧寄東連山莊誘敵上金鉤

管澄波這篇供狀知府看了全動容，可惜他少年學就一身驚人本領，品貌出眾，更兼是文武全才，筆底

下寫出字來，非常的蒼勁，這種少年真是難得，想不到他作出這些傷天害理的事來，自己總有愛才之意，但是他的案情太重，無法開脫，當堂釘錄收監，可是這位府台却囑咐監獄裏獄卒要格外的看待他們，不得凌虐，這也算府台一點恩典。李兆豐管澄波，叩頭謝過府台之恩，把這兩股差事交案之後，捕頭張雄跟公茂棧火蠟子張五，合判一處在公茂棧擺上酒席慶賀，留守在天津縣的鏢師們，仍舊在公茂棧住着，現在正兇緝捕到案，大家真是格外的慶幸，遂在這公茂棧中整整盤桓了三日，鐵傘先生向程繼志道：「官司雖然已經告一段落，你的事可不算完，你得到刑部完案，還得往北京城走一遭」。程繼志點頭答應，因為北京城那裏是打的連環鋪保，繼志才能出獄，所以此時還是得趕到北京城刑部衙門親自交案撤消保狀，那兩股差事，也要提解到刑堂衙門，才能够判決他們的罪名，因為這一案所有的卷宗，完全調到刑堂。府縣並且把程繼志找了去，跟他說明，這兩股差事提解進京，官家是責無旁貸，不過這次辦案的情形和平常不同，盼望你們還要沿途好好照應。但盼不致於再出了意外。程繼志只好答應下來，回到店中和鐵傘先生一說，鐵傘先道：「官家是被這般匪徒嚇破了胆，實在是怕了他們恐怕沿途再出了意外的事，使這案情再牽連下去，其實管澄波李兆豐，已然被獲遭擒，他們的同黨，也死的死，亡的亡，總然再有舊日的黨羽，只怕他們也不敢妄行下手，那活報應覺明和尚在三絕嶺，只要真個斃命，以後的事決沒什麼可慮了，好在

我們也是得往北京去，一路同行，我們只在暗中保護監視，也就是了」。商量既定，在第四日就起身，天津府對這股差事，防範的十分嚴密，絲毫不敢疏忽，除了馬步快三班全數派出保護差事，更調了一隊軍兵護解以防萬一，沿途上更知會各縣，要協助保護，按着官棧走，至多四天就能趕到北京城。這次程繼志進京交案，大力神雅和因為傷痕未十分痊癒，所以留在天津，住在公茂棧中療養，追風俠鍾鳴遠，自己因為有事先行告辭，老鏢師周傑陸劍塵等一般人，全願意隨着進京，因為交案之後由北京回密云縣到連山莊，他們是另有一番打算臨時再說，天津府押解兩股差事起程之後，鐵傘先生等暗中跟綴着，保護這兩股差事，一路平安無事，到達北京城，護解差事的一進北京城，個個念佛，這種重要的犯人一路上能够平安無事，全是幸運萬分，刑堂衙門這一交案，程繼志這場官司，到現在好打了，處處有人照應，處處有人維護，所以把管澄波，李兆豐，交案之後，值日堂官略事偵問，即行收進天牢，這種江洋大盜，無論走到什麼地方，也是給人添麻煩。刑部衙門裏立刻把督捕司全部的人滿調集在天牢一帶，防範把守，仍然由刑部尚書行文順天府和步兵統領衙門，借來的抽快大班和左右翼的軍兵，保護天牢，差事交待下之後，衙門口的公事沒有個當時順情順理的就給你辦清楚了，公事上的手續是一步一步走，尤其是專制時代的衙門口那種刁難真叫人頭痛，所以每一件公事十天八天的給你放在一旁，尤其是打官司往往因為案情牽纏，一個犯人能

押三年五載沒定出罪名來，那是很普遍的情形不足爲奇，程繼志這一案刑部衙門裏可不敢那麼隨便的壓着，犯人解到了，程繼志的保狀也跟着上去，可是當天那能就傳訊，程繼志和鐵傘先生等全住在鏢局子中，第二日，早早的到衙門口報到，候到中午之後，刑部尙書才到衙門，公事閱過之後，這才過堂審案，可是管澄波，李兆豐這兩人倒是兩條漢子，決不再翻供，當堂承認一切，把作案的經過供述一番，惟獨這種案，無論大小衙門全是看不起，錄供之後，當堂重責每人二十大板，這種打挨得就叫冤枉，在律例上沒有，就因爲人情上痛恨採花殺命，堂上不能輕輕放過，這一畫了供，換錄收監，這兩算是鬼門關上掛了號一樣，跟着刑部尙書傳程繼志上堂，程繼志上堂之後，把辦案的經過詳述一番，論理說程繼志是具結完案，不過刑部尙書交下來程繼志不能走，因爲他這一案能够平反冤獄，完全是皇上天恩特旨釋放他出獄，待罪立功，這時把正兇已經緝捕到案，可還得奏報上去，聽候旨意下來那才算是真正完案，所以刑部尙書當堂囑咐，程繼志可仍然得等着，住在鏢局子，不知那一時旨意下來，臨時看朝廷的情形才許他出京，程繼志遂仍然回轉西河沿鏢局子，事情出於意外的，刑部尙書奏上去之後，朝廷下了一道旨意是因爲程繼志被屈含冤險些個慘死囹圄，現在正兇緝捕歸案，程繼志的師父鐵傘先生義助捕盜有功，程繼志更有雲中雁之名，皇上要一看這師徒二人一身的真實本領，所以奉旨在第二日召見程繼志翁大俠，這一來可忙壞了

一般有關係的官員，趕緊的把程繼志師徒二人找來，刑部尙書把他師徒二人送到禮部演禮，以免召見時失儀，翁大俠雖然是一個游俠江湖的武師，自己最怕接近這種富貴中人，但是這種恩旨下來，是皇上的恩典，那好躲避，師徒二人只好隨着到禮部演習召見時行禮應對的一切禮節，到第二日，鐵傘先生帶着程繼志，早早到午門候旨，這師徒二人全是一介平民，這種難得的際遇，把一個北京城全震動了，到處的傳揚開說是當代武當大俠，鐵傘先生跟他徒弟雲中雁程繼志，特蒙恩旨以平民朝見天顏，這是數百年來所未有的事，所以黎民百姓門全要看看這師徒二人，究竟是怎樣驚天動地的人物，並且因為天津所出的姦殺命案，鬧得太凶了，這場官司直打到刑部，才算是把姓程的昭雪沉寃，幾個月來到處的御談巷議，全是談論這件事，如今正凶已然獲案，被屈含冤的人，朝廷這麼恩典，所以前三門一帶，黎民百姓們如同看會一般，街道的兩旁全站滿了人，這一來倒給大興宛平兩縣的差役們，以及街道贏找了麻煩，公役們全數出動，維持秩序，皇上也是因為鐵傘先生跟程繼志，是平民百姓，不能跟召見大臣相提並論，所以，單獨的在御花園中召見這師徒二人，爲的是減去一切禮節，鐵傘先生跟程繼志其實是屢入宮禁，可是今日在這種森嚴的國法，煩重的禮節下，另是一種情形了，鐵傘先生雖然是久經大敵，四十多年的老江湖，這種天威，另有一種凜凜不可侵犯之勢，由內監們引領着，穿宮過院，師徒二人，全是眼觀鼻，低頭不敢旁視，輕着

脚寺，隨着內侍走進御花園，皇上在養心亭召見，皇上也是另有一番心意，此番召見這師徒二人，鐵傘先生雖是當代大俠，皇上倒是不十分注意，安心是要看看這個雲中雁程繼志，皇上因為他當日爲胡文淵那件冤獄夜入禁宮，胆敢在龍案上留字柬，並且那時所寫的那種言辭，犯了極大的禁忌，自己若不是憐惜他是一種行俠仗義的少年，程繼志就有殺身之禍，所和這次爲程繼志平反冤獄，也仗着皇上的力量，所以在這種時候，皇上是要看看這個程繼志，這師徒二人按着頭一天所學的禮節，行禮如儀之後，跪伏在養心亭下，不敢抬頭，皇上傳御令這師徒二人抬起頭來，皇上一打量這師徒二人的相貌，若不是心念中早已存着這是當代大俠鐵傘先生，和他的門徒，行俠仗義的程繼志，以他師徒二人這種相貌看來，不會信他們有那種本領，因爲鐵傘先生翁白水，跟雲中雁程繼志，全生得一份好儀表，鐵傘先生年紀已經七旬餘，鬚髮皆白，慈眉善目，雖然是七旬以上的人，依然是精神矍鑠，程繼志五官俊秀，很像個讀書的學生，雖則經過一場大難，身陷牢獄之中，受盡了顛沛流離之苦，可是他骨格相貌不會變了，皇上看了好一個英俊少年，遂向下問了師徒二人的年歲，籍貫，更問起翁大俠以往的行爲，這種話是極不好答的，因爲這種行道江湖，雖然所辦的全是濟困扶危，見義勇爲，不過江湖中這些事，有許多在國法上說不下去的，翁大俠好在的久歷江湖，深明世故，自己答的話，十分得體，皇上更問了問武功所得以及他成名的一隻鐵傘，鐵傘上所會

的本領，翁大俠一一答對了，皇上更單獨的向程繼志問他學藝的經過，程繼志把父親幹鏢行從亂石溝失事受傷。死在張家口和結怨的仇家鐵掌李兆豐陷害的經過以及青雲山學藝的一切情形，全細細的奏與皇上，皇上對於這些情形加勉，認爲他是有血性有志氣的少年，可是皇上忽然問程繼志，你還記得當日爲胡文淵的事，你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但是你當時所寫的冤狀，可還記得麼？這件事，程繼志也會對翁大俠詳細說過，鐵傘先生那能不明白程繼志在御前留的冤狀犯了禁忌，所以私下會竭力的囑咐了他一番，將來在江湖上行道，千萬要對於這些事謹慎，無論如何，不應該涉及朝廷，宮闈中的私事，在西宮垂簾聽政之下，朝中大臣，時時的全在謹慎着語解之間的失檢，你一個平民百姓，爲抱不平，竟自牽涉及朝廷的權柄，那不是自取殺身之禍，程繼志也知道當日的事做錯，可是幸未發作起來，認爲皇上沒注意，那知此時竟自問下來，雲中雁程繼志不由一驚，萬沒想到皇上竟會這麼問，只得含忍答道：「小民當時激於義憤，憐念那胡文淵慘遭污陷，眼看要沉冤莫白，枉死於監牢，民子斗胆入宮闈，陳情留箋，至於當日所寫的句詞，民子已經記不清楚，民子沒讀多少書，詞句間定有不當處，蒙萬歲天恩不加罪責，民子如今想起來如同芒刺在背，此後定當力自檢點，決不敢再那麼任意行事，致干法禁，倘若因爲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自身反陷於不義，上累慈心更負恩師教誨之德，民子決不願意再作那種冒昧事了」。皇上聽程繼志這麼含忽的承認

自己把事作錯，遂點點頭勉勵着程繼志道：「程繼志，你能够遇事謹慎不要憑血氣之勇去作那下犯法紀的事，你既有一身本領，也有些聰明，更知道孝母敬師，見義勇爲，將來自能顯親揚名，你要知道，學得一身本領，能够建立事業，光大門庭，可是因爲你有本領，一步走錯也能造成無邊罪孽毀及終身，武功本領能成全人也能害人」。說到這更向鐵傘先生道：「翁白水，朕不習於江湖事，只就天理正義上來說，朕的話可對麼？」鐵傘先生忙叩頭道：「萬歲洞明事理，深曉人情之常，萬歲所說實在是至理名言，小民們應該永遠奉爲金鑑，」皇上跟着又問到鐵傘先生擅長的功夫，鐵傘先生不敢自炫，對皇上面前只說是武功所得不過鍛鍊身心，強壯筋骨，只要把武當派所傳的功夫正心誠意的去練，大胆的說可以算是性命雙修之術。鐵傘先生這種答對，決不提武功本領能够克敵制勝，致人生死於掌握之中，當時皇上對於鐵傘先生的應付十分喜愛，遂傳口詔叫鐵傘先生跟程繼志把擅長的功夫練一番皇上看，鐵傘先生忙叩跟說道：「小民們所會的這種武功本領。實不敢在萬歲面前賣弄，因爲施展這種功夫實多放肆之處，得求萬歲的恩典」。皇上遂傳諭師徒二人只管任意的練一番，縱有放肆之處亦不加罪就是了，鐵傘先生和程繼志遂謝過萬歲，遂由太監們把師徒二人帶下養心亭，鐵傘先生早已打算好，自己還得在皇上面前把自己成名的鐵傘操練一番，因爲自己所用的鐵傘不算兵器，一個身無寸職的民人用鐵傘來運用武功，決不會落什麼罪過，遂把這心意

向皇上身旁的內監說明，太監們又轉奏給萬歲，皇上是正願意他把這種成名的器物練一番，自己也要看看他名震江湖的鐵傘有什麼奧妙之處，這時已經打發內監到午門去取鐵傘先生帶來的武林中特殊的器械，在這時鐵傘先生却和程繼志在養心亭前對手操練長拳十段錦，這段長拳十段錦，爲武當派開派人在武當山二十年精究所得，武當派的祖師洞立子張三豐，他原本也是學少林拳術，自己立志要獨創一家，化煩爲簡，把少林寺的神拳，化爲長拳十段錦，這踰拳術，原本是名門正派的功夫，再經過洞立子張三豐的天賦異人，挑取拳術的精華，演出這趟長拳來，果然竟能獨創一家，爲武林中放一異彩，這趟長拳十段錦，有十八個字的訣要：這十八個字訣每一字有一字的運用，每一字有一字的功夫，不懂得深明八字訣的原理，更在行拳上悟化八字訣的妙用來，這踰拳術也是性命雙修也是講究六合歸一，所謂六合，內三合精氣神，外三合手眼身，六合歸一始能運用勇靈，變化如意，身手意念互相呼應，意到身到，身到手到，手到拳到，所以這種拳術，你只會整套的打出來，縱然練到招數出來多麼穩準好看，不切招實用，必須把這踰拳術，能够拆解自如無論那一招那一式全有變化之宜，鐵傘先生爲武當派中興人物，他這身功夫鍛鍊了四十餘年，鐵傘先生在拳術上才可以說够了火候，現在跟程繼志對手操練，這師徒二人運用起來行家看在眼內固然是認爲絕技，就是外行也能看出好來，這師徒二人一招一式，現在是對手拆招，把長拳十段錦拆開了用

，這種功夫運用起來，吞吐封閉進退轉側，忽攻忽守，變化無方，手眼身法步，腕膀肘膝肩，無一處不見出功夫來，皇上看着這師徒二人一老一少，在養心亭前好像是這偌大的地方，有些容納不開他師徒二人之勢，所以後來有人讚揚武當派長拳十段錦，曾說過，打法各家各不同，伏如處女驚如鴻，鐵鞋踏破江湖上，不及張家妙數工，這正是讚揚長拳十段錦的妙處，運用這種拳術已經互相拆了三十餘年，要論勝負應該早已分出來，當然是程繼志絕不是師父的對手，鐵傘先生此時，當着當今皇上面前，也是故意的叫程繼志施展施展他手上的功夫，這種拳術並不是一躍拳招數架子施展完，就不能施展了，是迴環運用，隨機應變的拆招破招，每一招能生出三招來，所以有生有尅有變有化，鐵傘先生眼中望到內監已經把鐵傘取來，自己趕緊的一收式，師徒二人一東一西，兩下一分，趕緊的轉身向着養心亭，跪倒叩頭，皇上點點頭，十分讚美，這師徒真有真實功夫，這才不愧義俠二字，這時鐵傘取到，皇上叫鐵傘先生把這枝鐵傘上的功夫盡量施展一下，這種地方可是十分難。單獨施展鐵傘只能按着劍術棒術來運用，本來這是一種奇形的兵器，可是那麼練不容易見出這把鐵傘上的絕技來，當時鐵傘先生在接到鐵傘之後，忙跪倒向上奏道：「草民練這種器械，原本是拿他替代兵刃，爲得是在江湖上攜帶便利，因爲年月既多，把打穴的功夫完全攜在這鐵傘上，只是打穴這種功夫不能試驗，見出這種功夫的效力來，那麼必須有帶傷之人，就是用牛馬做試

驗也是無故殺生害靈，萬歲是體仁愛物的聖主，定不願意看這種殘忍的手法，草民在江湖上行道，不到不得已時也輕易不敢運用，民子時時守着師門的規戒，雖然是懲治惡人就是保護善良，可是仍得本着多殺生害靈有傷天和，民子現在萬歲面前試練這隻鐵傘，只有以小巧之技在萬歲面前現醜。」說到這兒，扭頭看了看在養心亭對面有一株海棠樹，此時還沒到了盛開之時，不過有十幾朵含苞待放的，鐵傘先生遂向上奏道：「草民將練這隻鐵傘，在運用招術時，只可以這海棠樹作試驗手法的準確，要把上面含苞欲放的海棠花爲萬歲採取幾枝，作借花獻佛之意。」皇上點點頭，鐵傘先生叩頭縱起，好在鐵傘先生從來在江湖上任憑遇到多厲害的敵手，也沒有脫過長衫，此時仍然是長衫便履這隻鐵傘使在手中把門戶一立朝着皇上一拜，立刻按着三十六路天罡劍施展起來，鐵傘先生這一身武功，有四十餘年的火候，這種一招一式施起來，身形的瀟灑，手法的美妙，在先前還是一招一式慢慢的施，運用到二十餘招後，手底下漸漸的招術變快，身形也是起落進退，縱躍擊刺，真如行雲流水，更兼他長衫便履，白髮銀髯，雖然這麼大年歲，掌中運用開這枝鐵傘，縱躍進退，起落攻守。顯着那麼矯捷輕靈，忽然把身形往起一縱，鐵傘輕舒竟點中了一朵海棠，飄搖下落，鐵傘先生竟不教它落到地上，往前一探左臂竟把這朵海棠接到掌中，這位武當大俠連續着把輕身技擊的功夫施起來，起若驚鴻，落如飄絮，一連施展開「玉女投梭」，「美猿摘菓」，「飛

鳥投巢」，「巧女穿針」，「長虹貫日」五朵海棠全落在了鐵傘先生的掌中，把勢子一收，單膝點地，向萬歲獻花，有內侍用金盤接了過去，呈到萬歲面前，皇上一看這五朵花摘的情形，知道這位老俠客武功實已到爐火純青，這五枝海棠折斷處全是一樣長，這種手法實是驚人，皇上獎讚了一番，有意封這師徒二人的官職，鐵傘先生以年歲已老，更兼在江湖上奔走了一生，練狂成性，實難報効皇上，這位聖明之並也不勉強，可是下了一道恩旨，武當山勅建洞玄真人道觀，武當派正式傳徒昌大本派，鐵傘先生執掌武當門戶，程繼志將來欣意投効國家定然從優錄用，程夫人撫孤教子，慘遭不白之冤，皇上特降恩旨封爲節義夫人，賞給官誥，這些事是由那裏行文密云縣去辦，鐵傘先生帶着程繼志謝恩下來，回轉店房，周傑等是提心吊胆，這一見得了封賞回來，大家更是高興，備酒慶賀，晚間一商量後首的事，周傑主張着程夫人以後不必再在連山莊住下去，索性把閤家遷移到張家口，程繼志也好正式入待行。鐵傘先生認爲這種辦法很對，因爲程繼志雖則朝廷封賞，不過是個虛銜，他正該日已去問事業，周傑等全是志成可託，俠勝熱骨，對於繼志鏢頭的後人，捨死忘生的保護，一們所盼望的，就願意程繼志能够子築父業，把永盛鏢局重發達起來，閤家搬到張家口去住，程繼志既然爲着鏢行，不能長長的守着母親，有鏢局子一班人也可以照顧着程夫人母女，鐵傘先生也打算好，跟他們項同回到密云縣連山莊，要望過程夫人，自己也要回轉江西故里再到

武當山，爲武當派正式訂立門戶，所以這一夜間，完全訂規好，天亮後准准起身，那去是，到了後半夜，城中又出了極大的事非，居然有強徒劫牢獄，從天牢中把鐵掌李兆豐，月下無踪管澄波，兩名正兇救走，這一來，把個北京城又鬧了個地覆天翻，皇上是十分震怒，認爲這般強徒太以無法無天，竟敢在北京城劫牢犯獄，這簡直形同造反一樣了，皇上報令順天府大宛兩縣，以及刑部衙門的督捕司，非把這兩名正兇緝捕收案，名正典刑，若任這兩個淫賊逍遙法外，那也太看得朝廷裏無用，連兩個犯人的力量全沒有了，但是這種事，很瞭亮的，是李兆豐管澄波的師父所爲，不過所有主辦這案件的人，無形中全積了德，沒敢去指出這兩個淫賊的師父是少林寺的僧人，因爲真要是那麼奏上去，恐怕那千百年莊嚴佛地就要毀在這兩個淫賊之手，但是，皇上頗爲震怒，這件案子，若不早早的圓上，不去要牽連到多少官員和捕役，這一來順天府和刑部尙書，一商量之下，還是得請鐵傘先生師徒相助，方好下手，若是僅指着官家的捕役們，恐怕一時半時未必能把這件案子圓上，刑部尙書遂把鐵傘先生和程繼志傳到刑部衙門，刑部尙書親自向鐵傘先生請求相助，鐵傘先生和程繼志聽到這個消息震怒十分，世上事實難想像，這個活報應覺明和尙、任何人也要想到他劫後餘生，總該回頭猛醒，從此懺悔前非，可以落個好收源結果，雖則作了錯事，收了那麼個徒弟，可是佛家與人自新之路，最願意有人有悔過之心，知非之念，他這麼來，不只於毀滅一身，少

林寺整個的清白之名也玷污了，所以對於這件事是義不容辭，自己慷慨擔任下來，願意替佛門中盡力，這位刑部尙書遂問鐵傘先生要多少人相助，鐵傘先生道：「大人不用替小民打算，這種人決不是官家的力量所能制服，只求大人恩典，多賞給兩天限期，現在所好在永勝鏢局一般鏢師尙還沒走，小民求他們相助，定能够把這知法犯法的凶僧，和漏網的兩個淫賊擒回來明正典刑。」鐵傘先生也是當時激於義憤，不加檢點的這麼說出來，刑部尙書十分獎勵，賞了八年盤費，叫這師徒立刻起身，鐵傘先生和程繼志回轉店中，周傑等一般鏢師聽到這種信息，可全替鐵傘先生担心，不過鐵傘先生是另有一種打算，活報應覺明和尚，論他武功本領，要憑自己一人制服他，恐怕還未必那麼容易，只是知道他，前番已經帶傷，竟敢這麼逞強劫牢犯獄，此番只要能够追到了他，憑自己掌中一把鐵傘，和徒弟一口劍，足可以對付他師徒三人，更有周傑等一般人相助，最要緊的跟踪踪跡，不能叫他走遠了，鐵傘先生絲毫不敢停留，帶着程繼志周傑等，立刻收拾好一切，離開北京城，頭一站是趕到皇華驛。在皇華驛這裏落店，預備從這裏到密云縣看一下，趕奔張家口，因為鐵傘先生已經擔心到淫賊管澄波，李兆豐到這種地步，已經是他們生死最後的關頭，何況他們自知罪不容於國法和江湖正義，不走極端必須有他們的活路，現在二次逃出法網，定然要盡量的施展他們兇毒狠惡的手段，程鏢頭家中，可就危險太多，活報應覺明和尚，雖然是把過去數十年操守輕輕

付與水流，甘心助着兩個惡徒和武當派爲仇作對，但是他本身終是一個成名人物，他決不致於以他堂堂少林僧，走密云縣殺戮一個懦弱無能的婦女，只是他對於徒弟徒姪言從計從，禁不住兩個人纏磨他，就是他自己不去動手，也必然跟隨他們到密云縣，鐵傘先生不動聲色，口頭上決不談到他師徒三人或許到密云縣興風作浪，自己不是認定了或者猜測的不真，當夜在店中安然無事，鐵傘先生每夜間，在正子時必要調息養神，運用內家的功夫，總要經過一個時辰，才肯正式入睡，心中有事，在五更交過，鷄聲報曉中，鐵傘先生已經不肯再睡了，這時紙窗上不過現出朦朧之色，天還沒大亮，鐵傘先生輕輕把屋門開了，自己數十年來，對於武當派基本的功夫，絲毫不肯放鬆，這也正是鐵傘先生成名江湖的地方，每天比較這個時候還得略晚一些，在那旭日將升，天地間這股子清新之氣，完全從東方轉過來，鐵傘先生必然要運用武當派呼氣的功夫，這種調動呼吸，在江湖上俗名叫作蟒牛氣，練習這種功夫時，旁人若是沒看到練功夫的本人，耳中能聽到一種吼聲風聲，又如同虎嘯獅吼，不過練這種蟒牛氣的江湖中很少見，沒有真傳，沒有名師，無論你武功多好，不敢妄動，這種氣練出來，能够加增武功本領的力量，尤其是輕身術，在蟒牛提到時候，身軀自然的加增了三分輕靈之勢，鐵傘先生把屋門開了之後，不便到院中操練這種功夫，把屋中的濁氣換淨，屋門敞開尺許，按着姿勢，一式一式的練起來，趕到把功夫操練完，周傑等也全起來，店中的夥

計也從櫃房中出來，鐵傘先生趕緊把風門一闔，在風門一合攏之下，竟從上面橫窗那裏飄落一張紙帖，鐵傘先生用手接住，只見上面墨跡淋漓，字跡上有那墨重的地方，尙還沒乾透，這張字帖，至多在一個時辰前才寫得，鐵傘先生趕緊就看風門裏光線略足，把這紙帖上面字跡從頭至尾看了一遍，看過之後，仍然手拿着這張紙帖，倒背着手，沉吟不語，來回在屋中走着，雲中雁程繼志，在義父這種神情，這張紙帖決非平凡的事了，一時間也不敢向義父追問，鐵傘先生來回走了五六週，抬起頭來向周傑陸劍塵說道：「二位師傅，我翁白水所料不差，可恨覺明和尚真敢這麼倒行逆施，自己不把自己打入九出十八層地獄中，他決不肯罷手了，我就想到密云縣連山莊程夫人母女的安全，十分可慮，所以要先趕奔密云縣，也就爲是趁這個機會，把他母女接到張家口，等在鏢局子近前，彼此也好安心，現在居然證實管澄波李兆豐，他們竟敢安心再下毒手，非要斬盡殺絕對頭人，方肯罷休，這師徒三人，已經趕奔密云縣，這投東示警的自稱是佛門待罪人，警示我們不要輕視了這師徒三人，他們只要早到了連山莊，程夫人母女，和這護他們的二鏢師，以及義僕孫守忠，恐怕全不易保全了，這佛門待罪人，認爲大惡不除，不只於江湖道中能够掀起無邊凶風駭浪，更爲武當少林兩派種下極大的禍根，將來恐怕要引起了多少是非，所以這次要借我掌中這支鐵傘之力，把這師徒三人一網打盡，決不能再稍留根株，貽無窮後患，佛門待罪人更指示了一切，這種辦法深

合我意，只是我們要在今天一天的功夫趕到密云縣，我想這一百六十餘里的途程，從官棧驛路走任憑多快的腳程也決不會趕到，我們得想法子避開官棧驛路，憑我們一身所學所能，倒可以在起更前趕到連山莊，不過這一帶的道路，我還不大清楚，究竟往那裏走爲是。」這時鏢師陸劍塵一旁答道：「翁老師傅，這件事不用爲難，我還能作識途之馬，若想避開官棧正道，不爲行人所注目的地方，有一條道路好走，不過其中是山道多，平原少，可比較官棧正道近着三十餘里，我們緊趕下去，就是我們腳程慢，大約在起更前足可以趕到連山莊了，從這皇華驛起身之後，順着驛路走出十餘里，那裏有一個小村莊，從那小村莊前，轉奔岔路，一直的撲奔向華堡，孫家寨，十二里萍，再往前走，穿着一帶邊山小路，那是沒有人跡的地方，我們可以在白天施展夜行術的功夫，憑各人的本領，盡力的往前趕下去，只要從邊山那一帶走完了那四十餘里的荒涼山道，到了黎家堡，就入了密云縣境，以我自己腳底下的功夫來計算，入密云縣境至多不過申末酉初，翁老師傅你想那決不會慢事了。」鐵傘先生愁眉略展，一邊把這張紙帖遞給了陸劍塵，更說道：「這樣看起來，還是蒼天護佑善良，程夫人母女決不致再有危險，有這條道路好走，我們在店中索性用過早飯，再帶足乾糧立刻起身，中途決不再耽擱，並且陸師傅所說經過的地方，也沒有什麼大村鎮，正好一氣兒趕下去，只要我們在起更前到了連山莊，二位師傅你們看看紙帖上最後的那幾項，我想我們足可按照

着這位佛門待罪人的指示，把這作惡多端，天地雖容的節徒三人，置之於法了。」周傑陸劍塵程繼志湊在一處，把這張紙帖仔細看了一遍，唯獨程繼志臉上變顏變色，牙齒咬的從口邊發出微聲，最後看那幾行指示的辦法，程繼志向周傑陸劍塵道：「這次我們若是叫凶僧淫徒再逃出手去，我們也就休想活在世上，這種甘心作惡的狂徒們，再逃出海關，關東三省海闊天空的任憑他逍遙法外，更可以時時的來暗算危害我們，我們還有安生之日麼？」陸劍塵忙答道：「繼志，你想這位佛門待罪人，現在這麼指示，他本身也不肯容他們去榆關一步，我門照他指示而行，豈還不致於一再叫他節徒逃出手去，程繼志把紙帖接過來摺疊好藏入囊中，店家已經進來收拾一切，周傑吩咐他們趕緊的給預備早飯，我們用過飯要立時趕路，店伙答應着，這種店房對於招待客人是十分週到，話吩咐下去，不過一盞茶時，酒飯齊備，大家飽餐之後，天色也不過辰時左右，立刻算清店賬，從皇華驛起身，按着陸劍塵所說的道路情形，緊趕下來，這一行人，全得顧忌着周傑，他對於輕身術夜行術的功夫，比陸劍塵程繼志全差得多，鐵傘先生以古稀之年，可是真要是把陸地飛行之術施展開，這麼三個至少得落後二十里，這麼盡力趕下來，果然像陸劍塵所說的情形不差，到夕陽下山，入了密云縣境，把個老鏢師周傑累得力盡筋疲，程繼志好生不忍，遂向鐵傘先生道：「義父，我周伯父奔馳得已經十分累了，離着連山莊尚有四五十里，不如叫周老伯父獨僱脚程，任憑早晚趕

到連山莊，我們只要起更前趕到就是了，又何必非要同走不可呢」。鏢師周傑忙答道：「繼志你不要以爲勞累爲念，幾十里路，我還可以支持得了」，但是說這話時，周傑已經累得氣喘吁吁，說話間正有一輛轎車子，駕着一匹健騾，從這裏經過，程繼志把這輛車把式招呼住了，和他說這客人到青雲嶺下連山莊，可要緊趕一程，情願意多付車資，多給酒錢，這車把式正是密雲縣城內的車馬店，這客人放空回去，叫他

把周傑送到連山莊，不過多走城外八里路，他何能不爲，程繼志也不跟周傑商量把車資完全付過，請他上車先走，鐵傘先生跟陸劍塵對於程繼志這種舉動，十分贊許，這正顯出程繼志天性至厚，周傑是亡父託孤的人，這些年來，老鏢師周傑真是竭盡心力，照顧他孤兒寡母，繼志這樣對待周傑，這才是他知恩感德的地方，程繼志硬把周傑架上車去，這裏三個抄小路立刻起身，這種無足輕重的一件小事，那知道無形中對於緝捕那逃出法網的兇僧淫徒得了極大的協助，那兇僧淫徒，服服貼貼算是着了那佛門待罪人的道兒，且說鐵傘先生陸劍塵程繼志，在歇息半晌之後，於暮靄蒼茫中穿着一片片荒林古木，疾走如飛，趕奔青雲嶺，這麼三個把脚程一放開，比和周傑一同走可快得多了，在戌時未過已經趕到連山莊，比較預定的時刻還早着一個時辰，程繼志看到連山莊的村莊，自己心口頭騰騰跳個不住，雖說是得到佛門待罪人的示警，說是只要早早趕到連山莊，決不致有什麼意外，程繼志究竟不放心，這時天色已黑，家家關門閉戶，靜悄悄

的街上沒有行人，程繼志直撲自己家門，離着門口還有五六丈遠，忽然見從自己住宅旁的小巷中轉出一人，站在那裏倒背着手注目往這邊看着，程繼志因爲辨不出此人的面貌，覺得他舉動可疑，遂往前緊走了幾步，方要發聲喝問，你這人在此鬼鬼祟祟的是作什麼，話沒出口，這人已經開口招呼道：「來的可是少鏢頭麼，你怎麼自己回來」，程繼志一聽大喜，趕情正是鏢師趙月輝。雲中雁程繼志向鏢師趙月輝道：「我們一共來了四個人，我義父也到了，那不是在後邊麼，家母和舍妹可安全無恙！」趙月輝道：「少鏢頭請放心，一切平安。」雲中雁程繼志這才把懸到嗓子眼的一顆心放下去這時鐵傘先生跟鏢師陸劍塵已經從黑影中走過來，趙月輝趕緊迎上前來，向鐵傘先生和陸劍塵道辛苦問好，鐵傘先生低聲說道：「趙師父現在幸喜四鄰無人出入，我們行踪不宜泄露，咱們有話到宅內老講。」趙月輝也是久走江湖的鏢師，一聽鐵傘先生的話風，就知道此來是另有圖謀，只低聲答了個「是」字，轉身直奔程宅的門口，輕輕的把大門拍了兩下，低聲招呼道：「守中開門。」裏面跟着把門開了，這個義僕孫守中說道：「趙師父，你今天回來的早，」趙月輝趕緊的向孫守中附耳低聲說了兩句，孫守中驚喜之下，可是不敢往門外闖，及往門內台階旁退兩步，程繼志，鐵傘先生，陸劍塵全走進了大門，孫守中趕緊把門關好，這才招呼道：「翁老師你老人家爲我們少東家事可太辛苦了。」又向鏢師陸劍塵請安問好，陸劍塵一把將孫守中胳膊拉住，說道：「守

中你可不許和我鬧這些禮節，你在程氏門中是有功之臣，咱們以弟兄相論，姓陸的全覺面上有光，你怎的還這麼自謙拘禮，那可太不對了。」孫守中含笑說道：「人俗禮不俗，我孫子那敢那麼放肆，陸師父你陪着翁老師往客屋坐吧，牛師父在裏面呢。」說罷頭前引路，雲中雁程繼志陪同義父鐵傘先生，鏢師陸劍塵進了前前三間倒座的客屋，鏢師牛錦標見鐵傘先生和少鏢頭一同回來，也是十分歡喜，知道案情是抖落淨了，趕忙請大家落座，孫守中把泡好的茶，挨位斟上一碗，退立一旁，向程繼志道：「少鏢頭你還不往後面去看老太太，他老人家回到連山莊仍然是日夜擔心少鏢頭的官司，快叫老太太歡喜歡喜吧。」程繼志何嘗不惦记趕緊去見母親，只爲義父和陸劍塵整整奔馳了一天，自己惦着照應着，給義父和陸鏢師預備酒飯，孫守中從旁這一催促，雲中雁程繼志趁勢說道：「孫大哥，你辛苦些趕緊去預備酒飯，我們一整天腳下沒停，這時才算趕到連山莊，好在全不是外人，不用費事，越快越好，我到後面跟母親說一聲這就出來。」雲中雁說罷，轉身就要往外走，鐵傘先生招呼道：「繼志你不要忙，我有話吩咐。」程繼志趕緊轉身來垂手侍立，聽候鐵傘先生的吩咐，鐵傘先生道：「繼志我們甯可防備定了，也不要露了空，雖然我們早到了一個時辰，我們不便爲得一些飲食，悞了正事，你去到後面向夫人說一聲，請夫人趕緊出來，連寶霞姑娘也出來，我看看他，也有話吩咐他，雲中雁程繼志趕緊答應着，這才够奔內宅，可是程夫人那裏早已得

了信，鏢師趙月輝已經叫後面粗使婆子報告了夫人，程繼志來到內宅，程夫人那裏已在更換衣服，預備出來，和鐵傘先生相見，程夫人雖然是一個懦弱無能的女流，可是經過這場禍事之後，夫人受盡了多少驚險可惱，母女二人總算是仗着鐵傘先生以及一般鏢師們破死的盡力營救，算是保全了母女的性命，更爲程氏門中留了香煙後代，自己從天津縣回來，不像從前那麼拘束，多一步不敢走了，自己想到丈夫身遭慘死，自己扶遺孤把繼志培養成人長大，自己什麼事全不敢出頭，遇到禍事時被逼迫得一樣的出頭露面，僥倖的生返連山莊，自己拿定主意，打點起精神，和義僕孫守中要把這個門戶支撐起來，兒子能够昭雪這場冤枉官司，將來重振家聲，在連山莊依然要做全莊的首戶，所以程夫人現在和出事前好像變了一個人，程繼志這一走進屋中，在燈下看到母親面色蒼白，幾個月的工作，母親竟老了許多，程繼志撲到近前，往程夫人的膝前一跪，悲聲說道：「母親你老人家被這不孝的兒子牽累，可苦了母親和妹妹了。」說到這裏，程繼志竟大哭起來，寶霞姑娘這時從東房中也走出來，到了母親屋中，趕忙的把哥哥程繼志拉起來，悲聲勸慰道：「哥哥不要難過了，總算我們死去的爹爹陰靈護佑，保全我們一家人，仍然團聚，現在正該叫母親喜歡，哥哥你這麼傷心，豈不叫母親越發難過。」雲中雁程繼志趕緊把臉上的淚痕拭淨，程夫人也拭了拭淚，向程繼志，我聽說你義父和陸師父一同來的，怎麼你周傑周老伯父不同來，他可是已回張家口鏢局

子了麼？」程繼志忙答道：「周伯父並沒回鏢局子，兒子和義父陸老師一同先趕到家中，周伯父大約不過三更也可趕到，現在有一點事告訴母親，和寶霞妹妹，可不要害怕，兒子現在隨義父等趕到家中，要應付漏網的賊人，母親和妹妹自管放心，有我義父跟來，母親和妹妹全可信得及了。」程夫人恨聲說道：「我沒有什麼害怕了，此次天津縣我母女九死一生，我知道因果報應絲毫不爽，人叫人死天不肯，我們存心向善，任憑惡人怎樣用盡心機，也不過是終歸害他自己，怎麼現在你的官司還沒完麼？」程繼志道：「官司已經完全洗刷了冤枉，詳情無暇細談，我義父有要緊話等着母親，請母親趕緊帶着妹妹到客屋中和我義父相見就知一切了。」程夫人聽繼志的話風，知道事情還很緊急，遂趕緊帶着寶霞姑娘隨着程繼志一同來到前房客屋中，鐵傘先生等見程夫人母女到，大家一齊站起迎接着，程夫人向鐵傘先生，鏢師陸劍塵萬福行禮，更請大家落座，鐵傘先生向程夫人道：「親家我們現在不要以那些俗禮拘束的反悞正事，親家快快請坐我有話和親家講。」程夫人遂在下首落座，寶霞姑娘仍然給鐵傘先生叩頭行禮，拜見畢，退向母親身旁，程繼志也站在母親旁邊，鐵傘先生却向程夫人說道：「我們此番趕回連山莊，因為兩個罪大惡極的正凶被擒之後，在刑部天牢又被那輕信讒言不察是非，甘心助兩個做惡凶逞的淫徒，和武當派樹仇結怨，兇僧覺明和尚竟敢目無國法，把已經問成死罪的鐵掌李兆豐，月下燕踪管澄波從天牢劫走，這兇僧把自己數十年

苦修苦練在江湖道已得的美名，甘心付於東流，要助這兩個惡徒再逞凶鋒，重施辣手，今夜還要到連山莊趁着你母女無人保護之下，來下毒手，可是這種背天理逆人情，人神共憤，天地難容的淫賊，那會能容他隨心所欲，暗中已經有人趕發他們，查出他師徒三人一切的身跡，我們早趕到連山莊，你母女的安全無庸顧慮，決不會再落到他們手中，我們更利用這個機會，把他師徒三人誘到張家口鏢局，到那裏把他們一網打盡，永絕後患，現在才交二更，可是我們應該早早預備，親家和寶霞姑娘千萬要鎮定着，好在繼志在你母女面前，你母女更可放心了。趙月輝牛鏢標二位老師，原本來在連山莊是保護親家母女的，他們二位要仍和往日一樣，夜間該着怎樣巡查保護，也得不露出已知有人來對親家母女下毒手，我和陸老師不能露面，那兩個淫賊老夫沒把他們放在眼中，趙師父，牛師父也足能對付他們一番，好在我認定那凶僧覺明和尚以過去的聲威他還不至於親自下手，不過被兩個淫徒逼迫，不能不隨同前來，可是我到得嚴厲的監視他，萬一這凶僧真個的背情背理，不顧自己的身份，來連山莊也照樣的逞凶作惡，老夫這次要破例的暗算他一番，叫他吃到苦頭，尚不知被何人做弄，只要把他們騙得死心踏地，奔張家口鏢局，那就算大功告成，我們明日起身趕奔張家口，不過親家和寶霞姑娘也要收拾一切，隨同往張家口鏢局以保萬全，免得有顧此失彼，繼志也不能去安心繼承父業，請親家回到後面時，叫繼志應該說的話，詳細的告訴你母女一番，

到時候只要能作出從容不迫，娘兒三個安排家務事的情形來，凶僧師徒三人任憑怎樣狡詐多謀，也不會不上鉤了。親家可能把這件事辦好了麼？」

第八章 果報分明覺明僧血濺張家口

程夫人慨然說道：「翁親家我經過這番禍事，早把死生二字置之度外，我還不至於把這件事辦錯了，現在我老婆子不敢在翁親家和衆位師父面前，說明那些感謝的話了，我程氏門中家門不幸，遭遇到這場滅門之禍，若沒有翁親家和先夫這般俠肝義胆的朋友捨死忘生相救，只怕我全家早已同歸於盡，不死在淫賊之手，也難逃衙門口那種嚴刑逼供之下，如今竟能一家安然無恙，我程家死的活的，實沒法提報恩二字了，只有求蒼天爲老師父們降福吧，說到這，夫人竟流下淚來，鐵傘先生忙說道：「親家不要提這些事了，這場事實有一番因果在，現在咱們眼前事要緊，請親家和寶霞姑娘到後面去吧。」繼志這就去教夫人一切言詞，這時孫守中把酒飯全送進來，鐵傘先生微微一笑道：「孫頭這叫你空受累了，現在實不能安心飲食，我們把惡魔們打發走了之後，定然要痛飲一番，現在不要辜負了孫頭美意，我們各飲三杯，爲逐退惡魔之慶，」這時程夫人和寶霞姑娘才走到門口程夫人竟自轉身來說道：「寶珠（繼志乳名）寶霞你們兄妹兩人和孫

守中爲老師父們敬酒三杯，程繼志寶霞姑娘孫守中全高高興興挨位的敬了三杯酒，敬過酒之後，程夫人帶着寶霞姑娘回轉內宅，鐵傘先生這裏跟鏢師陸劍塵略事收拾，鐵傘先生向趙月輝牛錦標道：「二位老師，就按着方才我翁白水所說的去照辦，咱們是分工合作，不過二位師傅只管在房下對付惡魔，屋面上一切事交與老夫，不用二位老師傳管了。」趙月輝牛錦標點頭答應着，鐵傘先生和陸劍塵趕緊出了客屋，飛登屋面，和陸劍塵先把手住宅四週登看一番，然後又圍着連山莊，仔細看了看各處出入的道路，這座連山莊全莊靜悄悄，黑沉沉，萬籟無聲，居民們早入了睡鄉，鐵傘先生和陸劍塵從連山莊的週邊轉了一週，仍然翻回來，到了住宅屋面上，把身形隱起，鐵傘先生暗中查看趙月輝牛錦標，這弟兄二人各提着兵刃，在院落中來回的巡視着，二道門內後院的上房，尙透露着暗淡的燈光，程繼志此時已然邁着義父鐵傘先生的囑咐，回到內宅，仔細的把應該說的話教給母親兩遍，叫他老人家記熟了，寶霞姑娘也坐在母親的身旁，靜靜的聽着，這時已經到了三更支過，鐵傘先生早已定規好，只要淫賊們一到，必然要先行示警，叫繼志母子知道，更定規好，不論是凶僧覺明和尚，或是淫徒管澄波李兆豐，他們師徒三人任何一人只要貼近了上房，鐵傘先生必要先給他些苦頭吃，可是決不把他驚走了等到他二次再行窺探時，那時再下手剪除他不遲，這連山莊本有更夫下夜，更房就在連山莊的莊口旁一間草房內，每夜巡更查夜，這是連山莊鄉公所所舉辦的

，這兩名更夫在連山莊効力巡更查夜，決沒有絲毫偷閑躲懶，交過三更之後，回到更房略微歇息，二次出去已經是三更三點，一面木梆子一面銅鑼，圍着連山莊莊子的邊上轉過一週來，再往街心巡查各小巷，所以連山莊僻靜之處，全要走到，兩個更夫正從程宅的後面轉過來，走到宅子旁那個小卷的半截，前面那個更夫已經是六十多歲的年歲，手裏提着一面銅鑼，才敲了兩下，因為小卷中特別黑，伸手不見掌，對面不見人，這更夫想緊走兩步出了小巷，那個敲木梆的年歲尚輕，不過三旬左右，血氣方剛，任什麼不怕，這老才往前一邁步，突然覺得眼前一亮，好似打了個閃，吓得這更夫幾乎出了聲，往後連退了兩步，用力的連聲咳嗽，可是響的一把被人把胸口抓住，這更夫想要掙扎，聽得抓他的這人低聲喝叱道：「你只要敢聲張喊嚷那是找死，二太爺先把你的命廢了。」這更夫竟被抓他的這人這個話嚇住，竟自不敢掙扎，那個敲木梆子的，跟老在相隔五六尺，他手中尙多着一個紙燈籠，不過在轉進小卷時，已然被風撲滅，此時忽然聽得這個老伙伴似乎被人抓住了要在他身上行凶動作，這個更夫立刻往前一縱身，猛撲過來，手中的木梆子脫手而出，竟自向那匪人砸去，他木梆子出手，可是自己的腕子竟如同被鉗子夾住一樣，立刻被人刁住，疼澈肺腑，這更夫左手尙有一個熄滅的燈籠，他竟破出死命去，把鐵絲燈籠掄起，向身旁猛砸去，可是耳中聽得抓他的人喝叱了聲：「不識抬舉的東西。」燈籠掄起沒等砸向身旁這人，左腕也被人抓住，這人

力大無窮，想掙扎全不成，立刻被人倒剪二臂捆上，更夫們猝遭意外，更不知來人究竟是何心意，也不敢發聲喊嚷，這時火摺子一亮，這匪徒竟向更夫的臉上看了一下，更夫趁着火光一閃，也看見了來人竟是一個品貌端正，劍眉虎目的少年，此時這匪徒把火摺子攏起，向這更夫喝叱道：「二太爺們有幾句話問你，好好的從實講，我們冤有頭債有主，決不多傷害你們的性命，如敢故意抗拒，那可是你們自己找死，我來問你，你們這連山莊，程鏢頭家中全有什麼人？」這更夫一聽所問的話，立刻明白了，這又是江湖道上的匪黨們對程鏢頭家中老安心陷害，可是自己落在他手中，不好好答對他就有性命之憂，遂說道：「好漢爺，你問程鏢頭家中現有何人，他家中現在親丁骨肉只有程夫人母女，跟一個看守門戶的孫癩子，並且他家遭事，盡人皆知，可是近來竟由他們鏢局子請來兩位鏢行的老師傅，保護宅眷，除此以外別無他人了。」更夫把話說完，前面收拾老者的匪徒也湊過來，向這邊這個匪徒說道：「管師兄，他可有真實的口供麼？」趕情這兩個匪徒正是月下無踪管澄波，和鐵掌李兆豐。這兩個淫賊，自從被捕之後，被押解着到了北京城，收入刑部天牢，問成死罪，只等待皇上旨意下來，立時處決，可是李兆豐管澄波，全同生龍活虎一般的少年，這一被羈押在牢獄中，那肯就老老實實的等待着，把這條性命送掉，李兆豐和管澄波，彼此一計議之下，還是設法越獄脫逃，免得突遭毒手，無法挽救，那知道還沒等他兩人親自動手炸，活幫應覺明

和尚，他從三絕嶺僥倖脫身，鐵傘先生等，頗疑心他已經陷身在百丈深澗之下，這覺明和尚，離開三絕嶺之後，他仍然趕奔京都，覺明和尚到此時，已經安心和武當派一決生死存亡，決不願意和武當派並立人間，這覺明和尚，知道自己事情已然辦錯，不該輕信徒弟一面之辭，天津縣許氏廢園，和武當派掌門人各走極端，弄到現在已經不可收拾，大錯鑄成，悔亦無益，只有將錯就錯，把武當派掌門人的義兒拆了，自己離開少林派，一樣能單創一個門戶，不能把鐵傘先生翁白水置之死地，就沒有自己的生路，福建莆田大碑山，和嵩山兩處的少林寺，自己全不能去了，現在只有對於武當派掌門人放開手段叫他在北五省也無法立足，姓程的後人也落個懸案未了，一輩子担着污名，自己帶着他們遠走高飛，在關東三省找一個高山大嶺，帶着這兩個徒弟，創立一家武術，和關東道上的朋友們，一較長短，憑自己掌中一支方便鏟，和他師兄弟兩人一身本領，一樣的能在關東道上耀武揚威，覺明和尚到此時已經算是走入迷途，明明是不能走的道路，他偏偏認爲是一條坦途，打定這個主意後，他竟從天牢中把李兆豐管澄波救了出去，把自己的心意和遭弟兄二人說了，覺明和尚更正顏厲色的向李兆豐管澄波交代，自己說明不該輕信你們片面之辭，把自己四十餘年江湖道的威名斷送個乾乾淨淨，如今和武當派已經是騎虎難下，我帶你們遠走關東，從此以後，你們弟兄兩人，要幫助着我在關東道上創立門戶，我們師徒三人，也好有永久安身立處之地，只要他們再

敢任意妄爲，無論大小的事，擅自作出，我定把你們置之死地，決不寬容，李兆豐管澄波，兩人是因禍得福，自然是滿口應承，無論吃多大辛苦，也要幫助着師父在關東道上，揚威立義，覺明和尚，到現在的境地，正如佛門中所說入了魔障一般，對於管澄波李兆豐，這種甜言蜜語，竟自深信不疑，這真所謂前生冤孽今生魔障了，依着覺明和尚，把兩人救出天牢之後，一直趕奔關東，叫他們落個懸案難結，自己忍辱待時，等候時機一至，定把武當派的門戶推倒，以報今日之仇，可是管澄波李兆豐，却不肯聽從覺明和尚的話，他們定然要在未去關東之前，趁勢下手，索性到密雲縣連山莊把程繼志的母親姊妹和全家男女僕，雞犬不留，報復之後，再行遠走關東，覺明和尚終於是珍惜着自己身份，不肯使用這種陰險的手段，禁不住管澄波李兆豐盡力的纏磨着，覺明和尚終於是聽從了他們的話，竟是趕奔密雲縣連山莊來下毒手，到這裏之後，天色已經不早，二更已過，管澄波李兆豐遂把兩個巡更查夜的捆綁起來，從他們口中查問程家全有什麼人，兩個更夫遂說了真情實話，管澄波李兆豐，認爲只有兩個鏢師保護宅眷，不足介意，遂把兩個更夫的口堵上，仍然放在小巷內黑暗處，這師兄弟二人飛身竄上屋面，已經進了程宅的院落，管澄波李兆豐，因爲師父有言在先，決不幫着動手，只能給兩人巡風瞭望，李兆豐管澄波，翻到宅內之後，首先看到是當中屋中有人出入，李兆豐遂飄身落在院中，貼近倒座窗下，穴窗偷窺，這屋中正是鏢師趙月輝和牛金標

二位鏢師正在商量着分班守夜的事，李兆豐趕緊退回，和管澄波一商量，總得先把兩個鏢師收拾下來才好動手，可是管澄波認爲無須乎那麼多費手脚，內宅中大約只他母女二人，雖有這兩位鏢師保護，他們也不能跟隨在夫人小姐的身旁，我們一直奔內宅，對付地母女二人，不過一舉手之勞，又何必非露形跡不可呢，萬一兩個鏢師真個在動手之前趕到，那時憑師兄弟兩人，對付他們，要他們的性命，還不致於收拾不下來，商量已定，從前院屋頂上翻過兩道院落，這裏正是程夫人所住的最後這道院子，三間北上房，是兩明一暗，程夫人好潔淨，並且還好佛，所以這三間上房，兩間明着，佈置得形如佛堂，李兆豐管澄波在這院中略一查看形勢，那李兆豐尤其是陰毒險狠，他已經囑咐好師兄管澄波，只要在動手之下，把程夫人母女親手殺戮，叫管澄波趕緊放火焚燒這所住宅，索性給他個鷄犬不留同歸於盡，這種主意，也太以毒惡，這時，李兆豐已經翻到正房的窗下，還沒貼近窗前，忽然很快的退了回來，向師兄管澄波一打招呼，一同來到隱僻之處，李兆豐向管澄波道：「師兄，事情真是離奇莫測，萬想不到我們的冤家對頭雲中雁程繼志，竟自回到連山莊，我們雖然不致於畏懼他，只是他手底下功夫得武當派真傳，我們此番到連山莊，若是落個徒勞往返，那也叫師父看着我們太無能了，我想我們動手時，師兄還是先把雲中雁程繼志誘開，我動手先把那娘兒兩個料理了，回頭我們合力的再結果這小輩，這也許是天意該當，我們活該在今夜今時完全

報了仇恨，斬草除根永絕後患，倒省了我們將來再費手脚。」管澄波點頭道：「師弟，咱就這樣辦，兩人又找到覺明和尚，報告了下面情形，覺明和尚聽到程繼志竟自回轉連山莊，立刻眉頭一皺，向兩人說道：「此來本非我所願，可是這個小冤家竟自趕回連山莊，冥冥中實有鬼使神差，叫老衲把武當派惟一傳人先行打發了，這倒是件快意事，你們先去探查一下，聽聽他們母子講些什麼話，是否與我們有關，老衲可要親手結果這孽障，也叫武當派掌門人嘗一嘗老衲的手段。」管澄波李兆豐對於覺明和尚忽然改變了主張，兩人一同趕緊飄身落在院中，管澄波奔了靠西邊的窗下，李兆豐却在風門旁格扇上點破了窗紙往裏偷窺，這時聽得那程夫人說道：「繼志，我們一家到現在能够團聚，我老婆子已經感謝神靈護佑，你爹爹當年留下禍根，才有你這場殺身大禍，若不虧得你義父等盡力相救，那還有你的命在，冤家宜解不宜結，得容人處且容人，此次能够把這場官司抖落個乾乾淨淨，往後你不准再惹是非，任憑那冤家對頭逃奔那裏，不去管他，他們逞凶作惡，自有遭天報的時候，既然是你義父和周師父等大家一力担保願意繼承父業，重整永勝鏢局，我也不能過分固執，好在有一般老前輩們照應着你，我倒沒有什麼不放心了，我想九月九正是你亡父的生祭日期，你最好在九月九那天請客賀鏢昂，叫你父親在天之靈，知道兒子能够把鏢局重行振作起來，他九泉下也當含笑，雖然日期過緊些，好在家中沒有什麼就攔，咱們把細軟打點起來，明日立刻起

身趕奔張家口，我想還來得及，道路太遠的親友們就不必驚動了，有那交情太深，關係太重的，事後你可以親去探望，在老前輩面前多求指責，我們絕不至落什麼包含了，周師父原擇的是九月十五，我想把爲娘的主張說與他，量還不致於不願意。」程繼志坐在他母親的對面，諾諾連聲答應着，容得程夫人把話說完，程繼志向程夫人說道：「母親，你一切主張很好，兒子想周伯父絕不會不聽從我們的主張，兒子年歲尚輕，遵着師父的規戒，謹記着信義二字，母親所說的不叫兒子再報仇雪恨，這件事恕兒不孝，不能依從母親心意，我父親只生兒一人，他老人家既有接續香煙後代的人，這個仇就不能不報，我父親當年死得太慘，那淫賊李兆豐，手恨心毒，我父親若是真個不是他們對手，也還罷了，只是起了憐才之心，一念之仁，反遭毒手，這種情形，當時所有鏢行的人誰不痛恨，想不到十幾年之後，淫賊李兆豐不但不知愧悔，反倒栽贓嫁禍，我全家險些死在他手內，此仇不報，兒子枉生天地之間，求母親袒待我定然要訪查這淫賊的下落，不把他碎屍萬段，兒子絕不甘心，我父親在天之靈，也難瞑目」，李兆豐在外面聽到雲中雁程繼志這聲痛罵自己，他那能再忍耐下去，立時往後一撤身，就要招呼程繼志出來領死，那知道就在這時，突然覺着腦後一股風聲到，他知道有人暗算，往旁趕緊一撤身，身形雖是撤得這麼疾，依然沒閃避開，吧的一下正打在他右肩膀上，竟是半塊屋瓦，手勁很大，李兆豐覺得肩頭如同火燒，疼澈肺腑，此時憤怒之下，再

也不顧忌一切，身形一轉，喝聲：「什麼人竟敢暗算二太爺」，他在話聲中已經騰身縱起，向東上房屋頂上竄上來，可是發暗器打他的，踪跡渺然，李兆豐才要開口喝罵，猛然聞覺明和尚從對面的房坡後飛縱起來，往正房的屋頂上撲去，那情形是發現了敵人，其實李兆豐還不知道，覺明和尚也遭到人家暗算，後膀上也挨了半瓦片，這時雲中雁程繼志已從屋中竄出來，飛撲上屋頂，喝問聲：「大胆狂徒，竟敢入連山莊，少鐘頭要叫你逃出手去，誓不爲人」，往前一縱身，掌中青鋼劍向李兆豐胸前刺來，李兆豐用五行輪一掛劍身，他翻背用左手的五行輪「葉底摘花」式，好傷程繼志的右肋下，那知在他五行輪還沒遞出，腦後又是一股子勁風襲到，李兆豐是吃過一回苦子，身形斜轉，掌中這隻五行輪「鴿子翻身」式，竟向背後猛着往下一劈，這一招用得十分巧快，嘩啦一聲，一片屋片被砸得粉碎，但是他只把這一瓦打落，趕情暗算他的人竟用連環鏢的打法，還有第二片奔了他下盤，他若不轉身，這一瓦不過打到他腿肚子上，趕到他猛一翻身，這一瓦在他迎面骨上打個正着，李兆豐雖則功夫純，也禁不住這一瓦的手勁太大，雖沒把腿打折，也受了重傷，踉蹌倒退，順着房坡連退了三步，才把身軀定住，可是雲中雁程繼志那還容他走開，一抖腕子「仙人指路」，青鋼劍奔他後心刺來，此時李兆豐危險到十二分，眼看着就要喪命在青鋼劍下，活報應覺明和尚遭人暗算之後，他辨別出暗中算計他的人，定是隱身在正房的後坡，覺明和尚施展輕身術，猛

撲過去，依然是撲了空，才一轉身，眼中竟望到李兆豐腿骨受傷，踉蹌倒退，覺明和尚竟自施展輕身絕技，用「潛龍升天」之式，往高處拔起，趕到往下一落，正好是李兆豐和程繼志兩人的當中，覺明和尚鐵臂一伸，用左掌猛往程繼志的劍身上劈去，他這種掌力，只要程繼志的劍被劈上，劍立刻就得出手，程繼志趕緊往下一矮身，用「雁落平沙」之式，身形矮下去，左手劍訣一領劍，身軀一個盤旋，這口劍帶足了力量，又向覺明和尚的雙腿上斬去，活報應覺明和尚早已伸手把李兆豐的左胳膊抓住，脚下用力一點屋頂，竟自帶着李兆豐身軀疾如脫弦之箭，出去兩丈左右，往一片屋頂一落，向這邊招呼道：「程繼志，你不要嚇自猖狂，佛爺安心要度脫你，十天內我定然接引你全家到極樂世界，佛爺現在不陪了，」這覺明和尚救着李兆豐，縱躍如飛，逃竊宅去，那管澄波他原本想着師弟李兆豐既和冤家對頭動上手，自己正好趁這機會下去把程家母女結果了，那知他才往院中一落，嗖嗖的三片屋瓦，分上中下打到他，管澄波武功精湛，他肩頭微恍，向左縱出五六尺，把這三片屋瓦完全避開，他剛要查找暗算人隱身之處，鏗帥趙月輝牛金標一左一右撲到，拚命的勳上手，這一來他無法脫身，趕到覺明和尚救了李兆豐說了幾句強梁的話退去，管澄波知道今夜的事竟成畫餅，自己也虛點一招，如飛的追趕師父，退出程宅，那程繼志和趙月輝牛金標虛張聲勢追趕了一陣，迎着鐵傘先生的囑咐，趕緊的退回來，覺明和尚逃出程宅在連山莊外桑林中，跟管澄波集

合一處，給李兆豐繫裹傷痕，好在並不是重傷，只於當時行動不便，一兩日也就復原了，管澄波悵悵說道：「師父，想不到我們終於落個勞而無功，叫人好生憤恨！」管澄波說這個話頗有怨恨師父不肯拚命對敵之意，覺明和尚却冷笑一聲向管澄波道：「無知的東西，你枉在江湖上闖了這麼些年了，我在屋面巡風，轉到他正房後窗下，屋中的講話，爲師的也聽了個滿耳，我叫這小孽障和那一般在江湖上騙飯吃的武師們，志得意滿之後，也正是他們冰消瓦解之時，那麼去做却不比殺戮他們越發趁心的恨。」管澄波這才知道，師父是要在雲中雁程繼志九月九重振永勝鏢局的日子下毒手，自己趕緊向師父謝罪，摻扶着師弟李兆豐，離開連山莊，這師徒三人從這裏趕奔張家口，要在九月九日下絕情，施辣手，把永騰鏢局化爲灰燼，才肯甘心，他們那又知道無形中反上了人家圈套，鐵傘先生暗中遣十幾片屋瓦，把這師徒三人全驚走，叫他們死心踏地重陽節去入羅網，第二日連同程夫人母女一同起身趕奔張家口鏢局，一路之上絲毫不敢耽擱，晝夜兼程而進，到第三天早早的趕到了張家口，永勝鏢局，回到鏢局子內，鏢局子原有的鏢師們，因爲出了這場事之下，按理說影響不著營業，但是這些日來，無形就算停頓了，因爲一般鏢師趕奔天津，爲少鏢頭料理官司，鏢局子所留的全不是重要的人，所以大一點的買賣不敢應了，此時見鏢頭周傑回來，大家立刻高興起來，蹀子手夥計們，全迎着少鏢頭，給少鏢頭道賀，雲中雁程繼志是見了人就道謝，自己更是處

處的謙遜，因為這是父親當年的舊人，不怕是一名夥計，在鏢局子中，也算有功之人，所以程繼志對於鏢局子上上下下，全是謙虛禮讓，周傑把這師徒二人安置在後面上房，自己在櫃房中和掌賬先生談了談這些日鏢局子的情形，在晚間，鏢局子預備一桌半盛酒席，接風洗塵，現在鏢局子可沒有多人，因為房遠朋跟牛金標趙月輝，全奉令到連山莊未回，現在只有陸劍塵，劉雲，和鏢局子這幾年新來的幾位鏢師，在晚間接風酒飲過之後，鐵傘先生向老鏢頭周傑道：「我們此番接得少林僧的諭帖，他指示我們一切，我們只有遵令而行，佈置一切，這次張網捕魚，無論在任何情形下，不能走脫一人，這次只要再叫他們逃出手去，恐怕再捉拿他們勢比登天，並且這師徒三人，心懷惡念，安心是把永勝鏢局子砸了，只要一露面，下手必毒，千萬提防他們放火燒鏢局子，永勝鏢局現在這種房子和居鄰們全向我們把自己毀了不要緊，別連累了他人才是，所以此番對付他師徒三人，必須把全付力量用上」，周傑道：「老師傅放心，鏢局子裏從上到下，這二三十人，到今日全是惦記着程老鏢頭當年在日的情形，全指着能够早早得把這個鏢局子交到少鏢頭手內，能够仗着他一身本領，和這少年英勇的氣魄，來恢復當年的聲望，到時候一定能够個個的賣命，來保全這個鏢局子」。鐵傘先生點頭道：「能够這樣，程老鏢頭在天之靈，也當瞑目」，遂把夥計鏢子手們聚集一處，現在鏢局子還有廿七名全是年輕力壯，只有三個鏢子手算是年歲最大，也不過四旬左右

鐵傘先生吩咐他們早早的把鏢局子滿院裏的水預備足了，這是隄防萬一被他們得手，臨時好易於撲救，所有的這二十七名弟兄們，只留出十名來，守在鏢局子，分散各院的屋中，最緊要的是守護馬棚，不過早先得把鏢局子所養的十幾匹馬牽出來，寄存在本街店內，其餘的二十名弟兄，分散在鏢局子四週，叫他們預備幾面鑼，找十幾支火把，只要那兇僧師徒一到，和他們動上手時，弟兄們鳴鑼吶喊，亮火把助威，那時他定不敢停留，我們趁時把他誘到鎮外曠野裏，再拚死活，把鏢局子先保住了，沒有後顧之憂，我們才能放手去對付敵人，鐵傘先生更囑咐除了周傑鏢師陸劍塵分別的人全要留在鏢局子保護，自己和程繼志二個人對付他師徒三人，並且到時候還有意外相助，就是當時不能完全把他們捉住，走脫一個，也要跟綴下去，決不能放手叫他逃開了，吩咐已畢，周傑立刻照着鐵傘先生的計劃去安排，這永勝鏢局雖則是人少，但是上下一心，全想着能够把活報應師徒擒獲，求絕後患，也好叫少鏢頭程繼志，以雲中雁三字，恢復程老鏢頭當年的聲勢，所以全拘定了這種心情，周傑等調度着駕輕就熟，弟兄們實是安心着人人賣命，鐵傘先生帶着程繼志等埋伏在鏢局子屋頂的四週，不過當夜可不敢斷定了活報應師徒準能趕到，街道上此時已然靜悄悄，黑沉沉，沒有人再走動了，鐵傘先生順着鏢店的四週盤查了兩次，這時已經到了三更後，四下裏靜悄悄並沒有一點的動靜，周傑等認爲活報應師徒或許還沒趕到張家口，不過衆人防守的情形，可不敢

鬆懈，鐵傘先生聽了聽已經交了三更三點，自己從民房上縱躍如飛，撲奔鎮甸外，要查看查看四週的形勢，才翻過鏢局子這條正街道，在街道口那裏，才要飄身落去，耳中突然聽得遠遠有擊掌之聲，鐵傘先生趕緊把身形伏下去，隱身在一家糧食店的舖房後面，斜伏在房坡上，仔細查聲音的來路，跟着從西南上，發現一條黑影，縱躍如飛直撲這條街道的對面，這時從對面的民房屋脊後，才現出一條人影，和外來的聚台一處，似在低聲細語，鐵傘先生仔細辨查這兩人的身形面貌，約略的看出，正是鐵掌李兆豐，月下無聲管澄波，鐵傘先生說好大胆的狂徒真敢這麼橫行，這種東西實在留不得了，留着他們活在世上爲害人間，這兩人在房上似乎在等候什麼，跟着從街後又翻上一人，鐵傘先生越發怒火萬丈，趕情來的正是活報應覺明和尚，他們集合一處，直撲街心，趕奔永勝鏢局，鐵傘先生暗中跟綴，見李兆豐管澄波，助下各跨着一個布袋，比較百寶囊大得很多，鐵傘先生不敢離遠了，緊隨在兩人身後，剎那間已到永勝鏢局附近，見他們毫不遲疑，師徒三人分散開，李兆豐管澄波，分向鏢局子東西兩面，那覺明和尚，却直撲鏢局子後面，鐵傘先生知道自己的人，在嚴厲監視中，決不會容他得手，自己相隔不過三四丈遠，只要他們下手發動，立時可以撲上去，鐵傘先生從民房上也飛撲後面，自己也是竭力的注意到那覺明和傘，這師徒三人中，以他最是勁敵，那知這師徒三人早已計劃好，鐵傘先生從西北這邊轉向後面，見那鐵掌李兆豐，正是飛登西面

鏢局子邊牆，那情形是毫無所懼，怔往裏闖，他一連兩個縱身，已經翻到了鏢局子的兩跨院，鐵傘先生隱身暗處，監視他師徒，只見這李兆豐在這跨院屋頂上，把他那肋下跨的口袋，猛往屋面上一甩，一片黃烟，散落在屋頂上，鐵傘先生一看這情形不好，他這是散佈引火之物，東面上去的管澄波，定然也是照樣行事，鐵傘先生不再遲疑，大喊一聲：「好大胆的淫賊，還敢這麼逞兇作惡，這是你們惡貫滿盈的時候到了，還那裏跑。」鐵傘先生人一發話，一個籠形一式，往東北角屋頂上飛縱過來，竟撲到鐵掌李兆豐的背後，可是李兆豐手底下也真快，他不等到鐵傘先生的喊聲完，他竟在匆猝間，把火摺子排開，甩在了房坡上，他所散布得引火之物，立刻轟的一聲，這一片房坡上完全燃燒起，他的身形跟着向西邊一排房上縱去，鐵傘先生落脚處，正是房坡上火已着起，仗着鐵傘先生輕功提縱術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脚下只輕輕一點，又復騰身而起，竟自從這排屋頂上翻到裏邊院內，這時李兆豐在院中一着腳時，又復騰身而起，他竟把肋下所跨的布袋，完全散在櫃房旁的廂房屋頂上，仗着鐵傘先生跟縱遠趕的太緊，沒容他二次下手，用火摺子引燒，身形已經到了他背後，鐵臂輕轉，掌中這隻鐵傘，奔李兆豐腦後玉枕骨點來，鐵傘先生此時對付他，絲毫不再存顧忌，就立刻想當時要他的命，也想把他殘廢了，為江湖路上除一大害，李兆豐見鐵傘先生已經跟縱趕到，他猝然翻身，把一對新打造的五行輪，變輪往後一翻，往鐵傘後砸來，鐵傘先生

右臂往下一沉，「玉蟒翻身」式，掌中鐵傘橫掃千軍，向李兆豐攔腰打到，李兆豐身形往下一矮，往左一幌肩頭，鐵傘從頭上掃過去，身形往起一長，雙輪翻起，向鐵傘先生右肋上砸來，可是他雙輪翻出，手中突聽得身左側有人喝了個打字，一股子暗器的風聲襲到，他趕緊把撒出去的招數狠往回下一撤，往右一沉肩，一隻亮銀鏢擦着耳旁打過，跟着這隻鏢飛縱過一人來，正是老鏢師周傑，鐵掌李兆豐，他把這對五行輪施展開，上下翻飛，但是以他這身本領，若是只對付周傑一人，尙還可以應付，此時鐵傘先生對付他，這隻鐵傘以三十六路天罡劍數運用在這隻鐵傘上，他那裏是對手，這時東偏院屋頂上火勢已起，仗着早早的安排得法，鏢局子中一般弟兄早有預備，這時救火的只管撲救火，可是西院那邊也被月下無常管澄波放起一把火來，活潑應覺明和尙，他是往鏢局子後面翻過來，去撲鏢局子正房，暗伏在四週的雲中雁程繼志，已經現身堵截，鏢師陸劍塵，跟劉雲，把管澄波擋住，這邊鐵掌李兆豐，也被鐵傘先生和周傑圍困住，已經到了勢盡力微之時，忽然從那已然起火的屋頂上面，飛縱過一人來，往這邊身形一落，已經撲到鐵掌李兆豐的背後，李兆豐應付鐵傘先生和周傑，已經是勉強應付了，此時突然有人撲到，他一個黃龍轉身式，雙臂上用足力量，把五行輪抖出去，那知道一輪遞出去，竟自被人把雙輪抓住，耳中更聽得這人喝聲：「擊障，你還逞凶作惡到幾時，拿來吧。」李兆豐猛覺着虎口發熱，手掌震得痛澈肺腑，五行輪再也把握

不住，雙輪竟自脫手而出，趕到看清了面前的人，自己知道到了最後關頭，可是他還想脫身逃走，因為面前現身的人，正是他七虎林山，七年受藝的恩師覺性禪師，覺性禪師把雙輪給他奪過去，鐵傘先生沒肯再動手，周傑可不容他了，一反腕子，用刀背正砍在雙腿上，鐵掌李兆豐竟滾在房坡上，周傑趕過去，把他雙臂攏上，這時覺性和尙，雙手合十向鐵傘先生一拜道：「貧僧以佛門待罪之身，特向武當派掌門人當面請罪，這次我一手教出來的徒弟，他竟自敢破壞少林十戒律，作惡江湖，翁大俠請你趕緊奔後面對付我那師兄，貧僧替你收拾那管澄波，鐵傘先生見覺性和尙突如其來，他是深明大義爲少林寺保全清白之名，知道暗中投柬示警的也定是他了，在這是無法再敘別的話，只答了個好字，知道這位少林僧只要現身相助，管澄波決難逃出手去，自己遂向鏢師周傑說了聲，周師父，那兇僧交給老夫，不用你管，你趕緊督促弟兄，把火撲滅了，免得延燒四鄰，我們造無邊罪孽，周傑答應了聲，鐵傘先生趕緊撲奔後面，這時雲中雁程繼志，和那覺明和尙，在後面一片屋頂上殺得難解難分，鐵傘先生一個飛鳥投林式，猛往覺明和尙身後撲到，以云龍三現的手法把掌中鐵傘往外一遞，這招分三式，是上下中二是，傘遞出來，奔覺明和尙的腦後穴，可是鐵傘一顛之間，那覺明和尙也正是一閃身，鐵傘已到了他氣流穴上，可是覺明和尙身形一閃時，鐵傘先生的掌中傘，往下一翻，已經到了覺明和尙的九市穴，這一傘正點個正着，覺明和尙立時身形在房

坡上連着倒退出三步去，身形才往房坡上一倒時，可是這個和尚他自知難逃法網，他掌中的方便鐺，往起一揚，崩的一聲，砸得腦漿崩裂，死在房坡上，鐵傘先生真到活報應覺明和尚竟自落到這樣結查，這真是自贖其報，此時鐵傘先生剛要撲奔西跨院一帶，可是那少林高僧覺性禪師如飛而至，身臨切近一抖手，又拋在房坡上一人，正是那月下無踪管澄波，他遇到這位師叔那還逃得出手法，可是覺性和尚看到覺明禪師身遭殘死，以方便鐺自戕，不覺洒下兩滴慈祥淚來，這時一般鏢師弟兄們緊着把火撲滅，這位覺性禪師却向鐵傘先生道：「翁大俠，你是武當派掌門戶的人，更是江湖上主持正義的人，你看眼前的事，造惡結果，毫釐不爽，佛門中佛法無邊，是渡人能救人，可是一念之微，自造惡因，終食惡果，我這位師兄，他數十年修爲，在我少林門戶中，是有數的人物，想不到暮年變節，逕致毀個一敗塗地，貧僧也爲當年不慎收了這個孽徒，如今貧僧也是帶罪之身，現在我有一事要求，翁大俠你得格別的成全我，這兩個惡徒罪有應得，把他們交案，此次也不用再防他逃走了，貧僧已經用了重手法，已成廢物，只是我少林寺中，數百年來，雖有觸犯門規的，可決沒出過這樣目無國法，任意橫行的僧人，我這師兄雖死，不過按律應該把他尸體交官，那一來我少林寺的污名，從此無法說去，翁大俠你能招待一二，向官家聲明，就提覺明和尚葬身在深淵之下，尸骨不存，貧僧把他尸體帶去，了結我師兄弟間一段孽緣，就連我少林寺佛祖，全要感激大

恩。」鐵傘先生道：「若非高僧相助，還不知結局如何，這點小事，我翁白水願替招待。」覺性和尙雙手合十，深深一拜，說聲：「你我後會有期。」一俯身，把覺明和尙的僧袍撩起，把他那鮮血淋漓的頭顱裹住，立後往背後一摺，如飛而去，這裏鐵傘先生吩咐程繼志，把兩個淫賊帶到下面房中看守，火已撲滅，天明後鐵傘先生趕緊報告了地方官，協同官家把兆豐管澄波押解北京城刑部交案，他們罪上加罪，兩人沒隔三天，就被凌遲處死，鐵傘先生帶着程繼志雍和一同到密云縣連山莊看望程夫人母女，周傑遂把程夫人母女接赴張家口鏢局，鐵傘先生却不肯跟到鏢局子，自己就在青山住了一夜，帶着大力神雍和回轉湖北武當山起建武當派的家座，可是門戶立起來，鐵傘先生却傳與大力神雍和接掌門戶，自己仍然回轉青云山，就在這裏歸隱，程繼志在永勝鏢局算是繼承父志，與二三年的工夫，永勝鏢局又遍立關內外，鐵傘先生全篇至此，就算結果了。

(完)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八月出版

武俠
小說
雲中雁
基本定價

著者 鄭證因

發行者 劉彙臣

出版者 勵力出版社

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
電報掛號五三一〇九九

經售處

天津 哈爾濱 道效康里廿四號 勵力出版社

青島 莘縣 路市場 新明書報社

漢口 洪益巷 宵黎書局

北平 楊梅竹斜街 新華書局

南京 教敷營 大陸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1500

